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四

致王霞軒

正月之餉昨已專札調十二萬聞已有三萬起解在途合之得十五萬爲數不爲不多而實不敷一月滿餉現計每月須銀十八萬有奇而左軍在外陳軍在外吳軍在外鮑軍新添之二千四百在外新調之蔣香泉魏喻義李金暘等軍皆在外實不知所以善其後然今年春夏江西皖南必有無數大戰危波迭起不得不多募多調支撐半年安慶克復卽有轉機矣祈爲我婉求各署同心護持以保危局至感至禱

致左季高

大洪大赤二嶺卡均被賊破大洪嶺在祁北六十里江軍門帶
隊往堵不知能禦否大赤嶺守卡者係黃副將惠清此外尙有
守擗根嶺馬復震一營守閃上楊芋菴一營皆新營未必可恃
賊或竟犯祁門或犯景德鎮皆不可知特此飛報祈閣下與春
霆妥爲預備總以保全貴軍保全鮑軍保全景德鎮三者爲要
不必計及救援祁門也

致鮑春霆

唐副將等進剿赤嶺霆字四營以五成畱漁亭以五成護祁門
不能調赴尊處聞左季高先生撥四營隨貴軍駐紮亦足少厚
兵力左公謀畫精密遠出國藩與胡宮保之上望閣下事事與

左公孰商請教左公之謀閣下之勇可合成爾美也

致胡宮保

賊撲犯祁門老營唐桂生等出隊在城外十八里接仗幸獲大
勝左鮑二公相持如故兩次惠書均奉到脈案亦讀悉玉體迄
未少愈非獨國藩一人之私慮痞塊不生於酒溼卽生於肝鬱
非藥物所能爲力惟閉目靜養終日不言或可生得真陽默默
運化切不可多服疏散之品宜請假兩三月回省醫調軍事付
多楊李三公萬無一失我公年來汲引正人崇獎善類不遺餘
力不獨可鄙寬薄敦亦自可延年益壽請無過慮

覆胡宮保

接奉賜書知玉體稍就康復嘉賓滿座軍事平穩至以爲慰此
間撲祁門之賊經唐桂生剿退已全數遁出嶺外目下嶺防肅
清惟左鮑與賊相持似皆憚於賊勢之浩大未敢下手欲求北
岸濟師又深知無兵可撥然賊勢則南盛於北遠甚

覆胡宮保

我公之病其本在用心過度火衰之故其標則雜服攻伐之品
致元陽不足以消積溼導積滯耳侍年來亦極火衰自承惠鹿
茸丸後治事稍稍耐煩然亦非可久之道閣下天懷坦蕩俯仰
無愧方寸之中更無自爲攻伐之物則在外者亦當易於醫調
請假兩月回署調理似不可少請與諸君子熟商行之作梅兄

勸我移駐江濱此閒在事諸人久建此議自去秋以來徽甯旣失皖南糜爛僅存祁黟等一二縣而已豈可輕動今聞鮑軍大勝建德或可克復此後以婺源付左公以祁黟付江張侍或可與鮑公同出江濱乎亦須安置妥帖乃敢移動

覆李少荃

新正六日賊分兩路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大洪嶺經江軍門派隊堵住大赤之賊初七夜宿歷口初八日直撲祁門距城僅十八里唐桂生帶湘勇千八百人禦之於后門橋幸獲大勝追奔三十餘里賊之馬匹器械旗幟拋棄殆盡初九日再出追剿則賊已於先夜全遁出嶺而鮑鎮在洋塘亦於是日大獲勝仗

賊壘二十餘里一夕盡遁自十一月初以來危險萬狀至是微陽始回稍有生氣矣玉山二次被圍又已擊退實可嘉尙若廣豐亦能堅守則江西北境藩籬一律完固亦幸事也

覆左季高

一建德之賊不知果退盡否如果退盡擬請鮑鎮全軍紮張家灘陳鎮一軍分紮東流建德二縣待紮定後鮑公派隊鷓鴣香口丁香樹田家樂等處祁門亦派隊出嶺會剿須將各嶺搜剿淨盡鮑公進圍池州弟亦出嶺駐紮香口張家灘等處但恐鮑公未進池州之先賊又率大隊上犯耳

一貴部追賊過張家灘後自應調回景鎮略與休息一面在景

鎮速修碉座一面派千五百人進守婺源城婺源雖在萬山之
中名區也城小而堅地廣而物眾每年茶稅正餉鹽釐可得二
十萬金貴軍以景鎮樂平爲後路以婺源爲家私必可立於不
敗之地在貴軍則根基甚固在大局則屏蔽甚廣目下兵力不
敷至二三月則添募各營可到貴部共得萬餘人除以千人留
景鎮千五百人守婺城外尙有八九千人進攻徽州自可指麾
如意

一李秀成破江山常山後不敢進攻衢州其膽其力均可概見
兩次圍玉山不能攻破若往廣信屈鍾之力亦足禦之若破廣
豐河口而不破郡城玉山當亦未敢長驅深入若廣豐亦堅守

不破則斷不深入矣刻下貴部全軍尚在景鎮修綢之際且靜觀以俟其變撫建皆尚有備賊卽深入或亦不遽逞乎

覆裕時卿

去歲十月之杪接奉公牘借運粵鹽以濟江餉時以賊破建德連陷六縣大波特起危險迭見未暇議及粵鹽之事而以隔省籌餉非與該省督撫水乳交融必致斷斷不合心以爲難旋於冬月接奉惠緘亦以須先通函商定與鄙見不謀而合而粵中勞者二公敝處久未通問以是踟躕遷延繼念閣下與諸君子開局籌餉次第就緒任勞任怨皆爲鄙人力薄設法扶助若鄙人遲遲不奏是先掣諸君子之肘而灰任事者之心是以於臘

月廿八日出奏業用公牘達之冰案借行粵引一案若非廣東
大府一力護持竊恐終成畫餅大約戶部核議粵省覆奏已在
四五月東征局抽釐一案究竟有無窒礙商民有無違言想閣
下與南翁必已體察入微倘有不協之處尚祈惠示一切

覆鮑春霆

接惠書知追賊已至永豐鎮青山橋等處想彭澤之賊亦易剿
辦如彭澤建德一律肅清請閣下全軍駐張家灘另有照會送
閱須將各嶺外之賊搜剿淨盡霆字新四營募練成軍再行進
圍池州若彭建二邑尚未肅清則請閣下相機進止不必遵照
會行事也閣下嚴誠貴部不可驕矜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

之意至囑至囑

覆左季高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勸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勉強支持吏事餉事潤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天祚 聖朝佑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質齋添勇弟批准添足二千乃敷尊處調遣景鎮礪卡務求速辦請公畱千人守之以

爲重鎮也

致毓中丞

正月六日賊分兩路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經江軍門堵截唐副將力戰化險爲夷亦有天幸鮑公洋塘之戰聞殺賊亦不甚多而逆黨數萬一夕奔潰頗出意料之外敗賊分爲兩股一股由建德下竄青陽一股竄至彭澤鮑公跟蹤追剿若能逐之至池州以下則江西之西北可就肅清玉山廣豐解圍之後賊匪猛撲信郡屈鍾嬰城固守若能保全該郡則江西之東北可就肅清撫建防兵無多未可輕易撤動江省東路總欠游兵一支若能籌出一軍往來游擊於撫建廣信河口之間則各府防兵

不輕調動更形周密矣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眾口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

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惟采擇仍賜辨
正爲荷

致李輔堂

廣信解圍李逆竄入吳坊陳坊等處可由金瀘以竄撫建亦恐
其由東鄉進賢突犯省城圍江西以救安慶卽上年圍浙江以
救金陵之故智也國藩已商右翁截畱李金暘魏喻義兩軍助
守省城又檄雪琴派水師一二營協守省河惟魏承新有添募
之議恐不能迅速成行現備飛札催之由驛遞長沙閣下兼理
驛傳務祈加意整頓南昌至長沙能五六日趕到爲妙閣下在
江日久眾心翕附所有省防事宜亦望毅然自任至禱

覆左季高

惠書敬悉下隅畎之賊既非黃李大股則鮑軍應足了之日內久不得渠信不知建德張家灘果不至被賊久踞否上清宮一股撫州府縣稟稱已竄暘田暘田去金谿僅四十里江西別無一枝勁旅足以禦之弟昨欲請貴部回援撫建蓋亦迫於無可如何此間眾議不以爲然凱章一軍獨駐祁門亦慮不足以當三面之賊東不紮漁亭西不紮歷口則祁門難以獨全不進婺源則坐失自然大利而將來亦無進兵之路不援撫建則腹地糜爛餉源立竭不保建德則江濱之門戶不固北岸之聲息不通此四者皆要緊之著而力不能兼顧何棄何取孰先孰後務

乞閣下詳示見近於大處調度不甚置辭似存一番客氣此斷不可一着之錯全局皆輸務乞將目下調遣將來局勢一一示我馬隊請公自練尊處需費弟斷不惜請放手爲之

覆楊厚菴

淮揚水師各營船已造成礮亦將到自應令其招勇操練而餉項十分支絀無可設法意欲於華陽鎮釐金項下通融若干專以協濟淮揚水師俾得趕緊招勇請閣下與雪琴熟商如荷允許每月可濟若干一面見復一面告知黃昌期飭各營招勇倘協濟之數無幾或每營令十哨先招十哨緩招請閣下與雪琴昌期商定辦理將來操成後駛赴下游卽在淮揚一帶籌餉不

必再支華陽釐款矣國藩已辦銀一萬兩專備昌期等前赴淮揚途費之用日下招勇是否卽需解往應用抑或遽扯動亦請閣下與雪琴昌期商定見示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將爲婺源之行何其神也正思請貴軍赴婺弟見事每遲計尙未決而閣下恰爲此行實爲心折汪村大股聞將分兩路來犯祁門或由平鼻嶺清華街以犯婺源亦意中事台旆駐婺源不特伐賊由婺源竄江西之謀并使汪村竄伺祁門之賊亦且狼顧而恐貴軍之議其後此次閣下入婺數美咸備特慮賊或先到一步耳建昌之賊圍城五日環攻未息可危之至尊

慮由瑞臨竄潯識微見遠弟當告潤公由此着眼也解散脅從
及鮑陳餉項二事決當盡力

覆左季高

前奉復一緘極佩閣下赴婺源之善頃接惠書知尙未成行殊
盼切也婺城在景鎮之東北百五十里清華又在婺城之北六
十里汪村又在清華之北八十里中隔平鼻大嶺如果清華有
賊則尊處探卒斷難直抵汪村矣日內總求貴部速赴婺城至
要至荷徽州僅有三條河水可通米糧婺祁兩河通江西之糧
嚴州河通浙江之糧此三河皆被官兵占住徽賊無米斷不能
久踞此一定之理也徽州之地丁鹽茶雜釐每年可入五十餘

萬金而婺源歲課二十萬於軍餉大有裨益請閣下擇賢者爲
婺令自爲經理自濟貴軍之餉現在江西釐金大減撫建有賊
以後更絀請閣下早自爲計若待三四月山窮水盡乃咎弟不
善籌餉則已遲矣總求閣下取婺源以爲根本顧景鎮以保咽
喉爲禱

致毓中丞

建昌之賊人多而頗悍志在糜爛江西之腹地以解安慶之賊
圍聞建郡北門外登高山已被賊占踞危險之至萬一疎失固
屬全局震動卽幸保無恙亦恐其由宜黃樂安竄至贛河西岸
擾犯瑞臨以掣湖北之兵勢弟前已檄雪琴派水師協防省河

本日又札孫昌國防樟樹等處河道蓋賊蹤飄忽不得不早爲之所也蔣薌泉一軍聞粵西已清可來皖南支持至三四月則江西皖南皆安穩矣

覆胡宮保

接奉手教知昌營在霍山敗潰英山危急調鮑軍回顧北岸讀之憂駭南岸近狀僞忠王李秀成大入江西腹地圍攻建昌府城文報不通有步賊四萬騎賊千餘現僅劉養素抽撫州防兵就近援建恐不可恃據生擒賊供建昌破則進圍南昌省城不破則徑回廣西云云左季翁以此賊飄忽異常若撫建不破恐其由樟樹等處渡贛水之西由瑞臨以達九江則全鄂震動安慶

之圍自解侍意僞忠王斷無回廣西之理左公所料最當亦最險也請與公約再遲五日得一的音如建昌破而僞忠王趨南昌則侍當另派人救省城鮑公勢難北渡如建昌不破而僞忠王西趨樟樹臨瑞則鮑公當渡湖而赴九江迎擊於瑞州奉新武甯義甯等處所以保江西卽所以保兩湖除忠逆已竄腹地外又有僞侍王一股新自休甯竄至婺源意在復犯江西左軍駐景德鎮日內當有大戰實亦應接不暇侍因各路紛紛亦難遽移營至江濱也

覆劉印渠中丞

來示稱謂過謙萬不敢當以後望弗再施至感至囑薌泉究可

來皖否國藩與左季翁在此兵力亦不甚單柰賊多地廣不敷
調派近日江西建昌府城被圍晝夜環攻危如纍卵該郡廿餘
萬百姓皆入城助守若有疎失則劫數極大江西固全局震動
湖南亦處處宜防敵處竟無一兵可以往援愧恨之至薊泉若
可移師江皖請閣下斟酌情形奏明辦理敵處不再具奏恐粵
西蹙不能少此軍也希菴新拜安徽巡撫之命皖事當有轉
機然糜爛太久股數太多下手實不易易

覆李輔堂

頃得復緘牙釐鹽茶四事得宏才綜理縱不能十分嚮旺將來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可徐起有功漕務一案既與湖北情形

迴殊自未便仿照辦理廣信獨在五兩內外或卽專辦廣信一
府不必先出告示使百姓知有減漕之說但與州縣往返商推
公牘私緘一一議定然後由尊處出示曉諭總期間閭獲減漕
之實惠州縣沾事畜之餘利而每石仍可提出數錢津貼軍餉
則眾善咸備自廣信外各屬概不之及可也此閒軍事自鮑公
在洋塘黃麥鋪兩次大捷黃逆大股全數潰退滿擬口有轉機
乃本月以來警報頻聞僞侍王自湖州復回休甯其黨自婺源
續犯江西左軍以全力扼之未知能否迅克婺城建昌被圍文
報不通危在呼吸竟無大支勁旅可以往援皖北霍山一軍敗
潰胡帥商調鮑軍往援北岸各營欠餉纍纍江西腹地有賊餉

源曰絀殊不知所以爲計省城防守事宜得閣下先事綢繆應
可有備無患惟僞忠王一股若從建昌直趨樟樹瑞臨則江西
固將糜爛兩湖亦爲震動安慶之圍且不攻而自解國藩擬卽
日移駐東流建德一路扼下游池州蕪湖之賊而抽出鮑軍作
游擊之師萬一賊由瑞臨以竄九江預畱鮑軍以應之惟餉項
太絀務乞閣下卽日籌三萬金迅解鮑營另以四萬解祁門均
懇於五日內起解鄙人向不喜爲索餉激迫之辭今不得不迫
矣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英山旣失則二蘄難保楚疆大震幸希軍以節制之

師當賊馳驟虛憍之氣一二勝仗後或可轉危爲安侍本擬日
內移駐江濱因左軍在婺源與大股悍賊相持應須局勢稍定
侍乃能移出山外鮑公一軍將來總宜渡湖赴潯恐建昌賊鋒
由樟樹而指瑞臨也

覆毓中丞

建昌黃印山太守請援一稟目不忍覩口不忍讀弟久欲派大
枝勁旅往援先函商左公親率全軍以行厥後又派朱唐兩將
帶護衛兵五千人以行已函告建昌官紳矣不料徽休大股盡
竄婺源欲由景鎮竄犯江西左京堂全軍分起赴婺源大戰於甲
路地方幸獲全勝左公又以汪村一路空虛囑弟處派人防剿

弟因派朱唐二將會同張凱章觀察進攻上溪口所以堵汪村
之來路卽所以分婺源之賊勢因此一大波瀾不能遽爲撫建
之行念建昌數十萬生靈圍困孤城危如累卵寸心若焚必須
婺事稍定弟移駐東流建德然後騰出鮑公一軍作爲游兵或
援撫建或調它處屆時再行飛商閣下辦理省城防務務懇督
飭文武先事布置方伯雖已赴潯德甫兄老於戎行輔堂兄素
愜眾望每礮臺須派妥人主之每礮一位須派熟手點放只要
省城安如磐石他府縱有疎失尙可設法往救也

致鮑春霆

頃戈什哈白京中回言京城及沿途道閣下威名甚好至爲欣

慰惟望閣下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戒不稍涉驕矜之氣
則名位日隆矣胡宮保聞撫建有警函止閣下不必往援北岸
甚好甚好請閣下卽防守江邊東流建德一路婺源來大股賊
十餘萬左軍全行進剿現調陳餘菴帶四千人速來景鎮餘二
千人在東建請閣下代爲照料

覆胡宮保

楚疆之警與七年之上巴河八年之麻城相似希菴應能了之
公玉體未痊不必過憂也此間軍事左軍至婺境猝與楊逆股
匪相遇獲勝一次侍派凱章及朱唐攻上溪口獲一大捷破賊
梁三十餘坐一則乘虛思取休甯二則襲清華街股匪之尾使

楊逆狼顧其後也日內尚不能移營

覆彭雪琴

荷承閣下與厚菴慨允以華陽釐金概歸淮揚水師即日當札飭各營開招黃昌岐之統領關防亦卽刊頒成發叛旣調赴上游救援鄂境僕已面諭任星元開赴江西省河協防矣建昌一股若由樟樹渡至瑞臨則數省之憂也鄙人移駐東建業經入奏目下尚有不能左軍與楊逆相遇於婺源正在喫緊之際敝處派凱章朱唐攻上溪口休甯等處掣婺源之賊勢也

覆胡宮保

賊已入蘄水界至爲焦慮然四眼狗實非李多之敵此外別無

凶悍頭目北岸事猶易於南也張朱唐攻休甯未能得手而受傷頗多左公與大股悍賊相遇景鎮空虛現飛調陳軍往駐之建昌圍困如故有休甯名醫葉某現居樂平專弁虔請來祁與之一談再送至太湖爲公診視作梅學道多聞而其醫理地理侍卻不甚佩服以其高妙而稍稍蹈空也

覆張凱章

接來示知休甯已克皆由上溪口猛打之效欣慰無旣徽州府城之賊或亦可遁無論其遁與不遁休甯易守徽城難守終可爲我所有也目下所慮者僞侍王在婺源與左軍相持賊多兵少恐有疎失或往援婺或不往援婺二者請閣下卓裁如往援

婺則閣下帶八營由上溪浙嶺而赴清華畱一營於漁亭輜重全畱漁亭唐桂生帶三營守漁亭婁宋六營守休甯城可也如不往援婺則閣下一軍分守休城葉村兩處或專守休城婁宋六營仍守漁亭唐回祁門二者請酌裁迅速示復

致左季高

休甯克復屯溪上溪口等賊巢皆已走盡看來徽郡亦可克復大局略有轉機惟念尊處賊多兵少面面受敵實深懸系台旆駐樂平景鎮扼要之區不知與毅卿一軍隔絕否如事急併軍可自全也全軍爲上保地方次之陳餘菴處已三次緘催可到景鎮然非能助戰者恐不能有裨於左右耳

覆宋滋九

休邑克復大局似略有轉機我軍如能堅守休城賊斷不能久
踞歙城目下郡城收復或易設守則難鄙意在以全力守休城
也

覆張凱章

台旆已入休城更棚完固器械甚多忻慰無已請貴部卽守休
城認真布置此城旣得可爲皖南各城之根本可爲閣下非常
之偉績歙城之攻與不攻得與不得無關緊要其地勢與城濠
遠不如休城之好守也

致婁峻山

休甯克復是皖南一大轉機貴營功績甚偉至爲欣慰徽州府城遠不如休城之堅固地勢亦不如休邑之雄秀只要堅守休城不過一半月徽賊將不攻而自退目下老湘營將赴婺源夾擊清華街之賊所有休城防守事宜責成閣下四營專辦

覆胡宮保

黃州失守武漢危急不謂事局糜爛至此南岸亦極決裂左公分八營在甲路者營盤失陷建昌援兵再挫府城恐不能保江西省城渙散之至張方伯赴潯料理洋商事件李輔堂告病請開缺回籍人人皆懷寇至卽去之心可危可憂吾二人親見楚軍之所由盛恐不幸又見其衰言之慨然

覆毓中丞

官軍大破上溪口賊巢克復休邑城池正在得手之際本擬進
攻徽郡不料左軍分八營在甲路者被賊圍營潰退黃港地方
不知與左公自帶之四營會合後尙能站住否弟於初八日附
奏移駐東流建德騰出鮑超援剿皖北援剿撫建云云茲左軍
旣挫饒景浮梁萬分危急則鮑軍又當先援景德鎮矣湖北之
賊已破黃州武漢大震時局變換至此恐今年春夏又將如去
年蘇杭之奇警迭出也建昌官紳竟能守至二十餘日之久可
敬可感而亦可憫弟處自顧不暇竟不能撥兵援建愧憾何極
輔堂兄具詳告病自應批駁慰留時事雖危如累卵而江西省

城吾輩仍當竭力保守若江西疎失則湖南亦斷無獨全之理
弟當作函婉商之

覆鮑春霆

敝處發一公文調老湘營赴婺源協助左軍又發一公文請貴
營赴景鎮樂平協助左軍蓋聞左部下八營在甲路挫敗也今
日探報甲路八營因子藥缺乏而退尚不甚敗若歸併左公自
帶之四營尚站得住閣下已移紮張家灘勢亦不可遽動如左
公在景鎮站得住則陳餘菴四千人可往助之屢副將四營亦
可發往助之台旌可不必前往景鎮樂平矣貴軍爲賊所憚目
下望援者三處一大湖胡宮保處有急須援一景鎮左帥處有

急須援一安慶舍弟處有急須援而鄙意總不欲貴軍輕動專
畱待援九江瑞臨之用三日內再有確音請暫勿拔動

覆胡宮保

一左軍八營在甲路挫退者有三營已至景鎮與左公會合其
五營亦可歸併或站得住侍再調餘菴四千至鎮助之

一建昌城轟塌已經堵住撫州兵援建者挫敗賊卽跟蹤來撫
以人事決之撫建萬無保全之理鮑公一軍卽日須由湖口渡
江由九江進保江西省城竟不能作他用

一來示以賊匪上犯引爲己罪此豈公一人之咎去年定計以
多圍桐城舍弟圍安慶係多發之而公從之希軍紮青草壩爲

游兵係侍發之而公從之厥後上巴河本有鮑軍以固內防而
侍調赴南岸是侍之咎也公自英山移駐太湖未畱一軍防英
則公之咎也侍咎較大公咎較小余將在霍不能堅守十日半
月以待援則咎更大矣

一侍本擬十七日拔營赴江濱因左軍新挫人心震動尙須小
停

覆李輔堂

頃接公牘并惠緘具悉尊體違和卽思引疾言歸年來盡勞過
節攝衛或疎若能投紱靜養脫棄塵鞅較之蹇蹇在公勞逸迥
殊自宜仰遂高志無更相強惟目下局勢艱危異常黃文金大

股甫經敗退而李秀成圍攻建昌百道并進城中危如累卵賊之前隊勢將卽撲撫城撫建并圍則省城大震本日調鮑公全軍由湖口南康晉省限十三天趕到閣下治庶政春霆治戰事保全省會有造於江西卽有德於鄙人也目下吾湘軍務遠不如昔江西若壞湖南萬難獨全吾輩當竭力支持保江西卽所以庇桑梓手此奉畱專舉大者餘不多及

覆李少荃

一接養素同年稟撫建危如累卵省城必大震動不得已調鮑軍由建德湖口徑赴省城先顧根本次援撫建輔堂兄處已手緘畱之保江西卽所以庇湖南卽吾湘人自爲室廬邱墓計亦

不能不出死力以保衛江西更請閣下力勸輔堂竭力支撐僕
又勸閣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則
令兄篠泉亦爲無巢之鳥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閣下如見允許
當以公牘奉委并附片具奏

一左軍分八營在甲路挫退者現聞至景鎮取齊歸併左公未
挫之四營或尙足以自立惟樂平有賊左公前後受敵僕調陳
鎮帶四千人助之又調婁雲慶帶二千四百助之不知能保全
景鎮否

一國藩奏明移駐東建一帶茲因休甯克復徽州可圖躉緩移
營又因鮑軍去後建德必失鄙人之身雖依水師以自固恐與

祁黥休甯江張等文報不通并與浮景左軍文報不通不得不駐徽境以待事機之轉

覆宋滋九

休甯之賊棄城而逃郡賊必大不以爲然卽竄清華婺源之賊亦必憾休賊之輕遁必酌分賊股添守徽郡再踞上溪圖攻休漁兩處我軍辦法不患歙城之不能克而患休城之不能守不患賊之直攻休甯而患賊之先攻漁亭現派唐桂生駐守漁亭兵力太薄極不放心應請閣下督帶所部迅回漁亭深溝高壘嚴防婺賊回上溪口而犯漁亭老湘營守休邑城大而兵少不能分兵援漁聞閣下向日濠牆不能堅固此次務祈加修如漁

亭能保守一月平安則郡城之賊三月必退此弟之可以理斷者也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閣下常犯此二忌嗣後望勤加訓練不患無交戰之時但患無能戰之具耳

致張凱章

頃接探報甲路之賊竄至德興內犯江西等語查甲路之賊若犯江西可由富村以趨景鎮亦可由中雲以趨樂平不必由德興迂道入江今既竄往東路必是因休甯已破僞侍王由華埠馬金嶺等處回保徽郡或再窺休甯也休甯城池堅固防守甚

嚴不患賊直攻休甯而患賊之先攻漁亭漁亭兵力太單應令
婁副將等霆字四營暫畱祁門如果景鎮平安霆營仍回漁亭
與強中營會合防守所紮營盤專防上溪口一路爲最要應令
冒雨興工趕緊修築仍多發探卒探明僞侍王一股是否已回
徽郡並探上溪屯溪龍灣江灣等處賊蹤多少此時我軍不急
於攻徽州而急於守休邑亦不急於守休邑而急於防漁亭穩
守一月徽州之賊不攻自退矣應否如此尙祈斟酌

覆彭雪琴

接惠書知台旌已帶水師上援武漢甚慰應復各件條列如左
一江西建昌危急萬分并分股攻撲撫州省城大爲震動現飛

調鮑軍由湖口南康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賊撲撫州
係十二日事鮑軍至省不知趕得及否

一國藩本擬拔營移駐東建因僞侍王由婺源竄犯景鎮樂平
左公部下八營小挫恐景鎮有失糧路一斷則祁黟三縣之軍
心必亂故暫留祁門不忍軍士圍困而已獨出險也

一武漢爲水陸各軍之根本目下鮑軍旣援江西則不特賊撲
集賢關鮑公不能往援卽賊撲太湖撲鄂垣亦不能往救寸心
憂而且愧惟仗希菴與閣下水陸救全武漢西望神馳

致鮑春霆

前緘請閣下率全軍晉省先固根本次援撫建不知可拔營成

行否鄙人亦明知閣下啟行之後建德必失彭澤必失卽湖口亦極可危無如江西省城人心渙散萬一撫建之賊直犯省垣則倉卒之間深慮有意外之變不得已調貴軍赴省亦可想僕之苦衷矣閣下過湖口時請細心察看守城之具已辦理整齊否士卒尙精壯可用否湖口爲數省咽喉斷不可不認真防守如不甚可靠則請閣下在湖口停住兩日將防務細心講求交付清楚然後可放心也

致唐桂生

閣下以生擒賊供賊眾十萬圖竄祁門云云此不甚足畏北岸之賊惟四眼狗最悍南岸之賊惟楊七麻黃文金最悍餘皆不

足畏人數愈多其裒脅者愈眾臨陣愈敗得使凡察地勢者以親眼觀看而後知其險易凡察賊情者以親手交仗而後知其強弱如四眼狗楊七麻黃文金諸賊閣下皆屢次與之親手交仗其強弱自在閣下心中不必盡信探卒之言亦不必盡信擒賊之供也至於漁亭與祁門相較漁亭之防兵宜厚祁門之防兵不妨稍薄東路之賊斷無不破漁亭而直犯祁門之理卽北路之賊由大洪柏溪而犯祁門亦無不畏漁亭兵抄後之理漁亭有重兵祁門儘可高枕無憂閣下畏賊之多不敢以漁亭防務自任則是過於小心又恐賊匪直犯祁門亦是不明地勢特此詳告諸希亮察現調鮑鎮由江西省赴援撫建西路又極空

虛與去冬相似矣

覆左季高

接惠函知貴軍自願爲章門撫建之行此正弟所求之不得者
貴軍能爲此行較之鮑軍晉省遠勝數倍惟景德鎮赴省約有
兩路走西路則仍須由湖口縣渡湖經南康建昌以達省走東
路則由樂平萬年餘干以達省若由饒州晉省則只有水路別
無陸路貴軍勇夫八千餘人安得許多船隻且逆流渡湖風信
難定轉不如陸路可屈指計也曰下樂平賊蹤麤集其勢正趨
萬年一路貴軍若由東路晉省節節與賊相遇不得手則打不
過去卽得手則驅賊入腹地而貴軍行走斷不能速無以定省

垣之人心而救撫建之危急似須將輜重由饒州舟行晉省而
隊伍仍由湖口南康晉省乃爲妥善大兵由鄱湖西岸行走則
九江瑞臨一路皆有備無患亦公防李秀成窺潯之始謀也貴
軍若不分支可保百戰百勝分支則事未可知弟見分兵而致
敗者多矣故常以此諫人伏冀采納清華甲路之賊鄙意或由
華埠回援徽州斷不迂由德興入江西求閣下再將賊情細細
審量一番然後再定所向貴軍如能將樂平之賊一戰破之則
由萬年餘干東鄉以赴撫建更爲順便特恐與侍逆相持不決
而忠逆已由撫建逸出直趨省城及樟樹一帶則全局大震此
必須閣下之自度其力而審兵出之路耳

覆張凱章

休賊無故宵遁歟賊必大不以爲然目下正在愧憤激厲思爲力戰報復之舉我軍但當堅守休甯漁亭兩處不必遽攻歟城亦不必尋賊開仗歟城之賊必不敢來攻若婺樂之賊必仍踞上溪來攻漁亭攻一二次不破徽城亦不打自退矣鄙見所策如此不知閣下以爲然否閣下守休甯僕極放心唐桂生守漁亭僅湘勇三營淮勇一營自嫌力薄敬求閣下撥兩營駐紮漁亭協同唐軍防守至感至荷湖北上犯之賊尙在黃州及巴河一帶撫州解圍建昌尙未失守郭守式源自河口帶三千人赴建救援計早到矣

致毓中丞

前聞建昌賊挖地道轟塌兩處分支直撲撫城急求救援憂心如焚卽調鮑鎮全軍由湖口晉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頃接養素稟撫州解圍閣下調郭守式源之三千人自河口起程赴援建郡亦可解圍省垣無警鮑軍似可不必晉省但弟連去二牘三函催促甚迫此時不便倏變前說使人無所適從敬求閣下權衡緩急如省會與撫州無虞則請以公牘咨止鮑軍令其暫停湖口無遽渡至西岸蓋鮑一渡湖則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五縣必皆失守以都鄱五縣較之省城則省城爲重以建昌較之都鄱五縣則五縣爲重尊處體察情形較真探聽信息較

速祈卓裁酌奪

覆胡宮保

奉惠緘得知狗黨尙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慰前聞黃州
不守意狗逆長驅上犯已燬漢口矣今旣徘徊黃州希帥當已
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貴體
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肺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最好用心
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
所無可柰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
柰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柰
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柰

何者則冥然不顧尊恙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覆李希菴中丞

頃奉太湖途次惠書新膺簡命開府皖中不爲親家賀而特爲潤帥與鄙人賀蓋凡應進應退之人三人同心在上無彼此愛憎之異在下無向背門戶之嫌從此皖事其或有亨乎來示稱山以蚊負何恃不恐方今天下大亂變態百出艱鉅并投無處不山亦遂無人不蚊如敝處所負之山則綿亘尤廣耳自正月二十六日擊退黃文金大股方謂氣機漸轉去危卽安不料僞忠王李秀成一股由廣信內竄建昌圍攻二十餘日又分支

撲犯撫州省垣亦爲震動僞輔王楊七麻僞侍王李世賢由婺源清華分犯樂平景鎮左部八營在甲路者小挫一次敵處旣慮景鎮咽喉之路又顧省會根本之地遂亦憂灼異常欲學閣下之大亂不亂大患不患幾於勦襲而不似其迹耳幸上溪口獲一勝仗休甯克復差強人意曰下撫州業已解圍景鎮亦尙無恙楊李二逆似有回保徽州之意左軍得以從容整理銳氣似尙未挫只盼閣下肅清蕪黃烹狗東方建郡解圍則南北兩岸仍可復去秋之舊觀待安慶克復僕與閣下并修建衙署於其中邀胡多楊彭諸帥置酒高會則聚蚊成雷震驚六寓雖蓬萊可負太華可劈也閣下以爲然乎否乎鮑軍如不晉援江省

鄙人近日當移駐江濱尚思至太湖一行或可與台旌會晤

覆左季高

一徽州若爲官兵所得則皖南下游之賊金陵之賊與江西竄賊全然隔絕賊之必思力保徽城情也勢也徽城太壞難守不得不窺伺休甯休甯太堅難攻不得不窺伺漁亭此弟前緘之微意目下上溪屯溪皆爲我有賊若由龍灣江灣回顧經過屯溪亦畏凱章與之開仗則由馬金街回徽亦或情之所有至由甲路迂繞太白德興以趨樂平頗不可解若謂畏任星元之礮船孫昌國之飛划及樂平南鄉之團練不敢渡河尤不可信小河水師本難得力任在饒州孫在吳城其部下皆距賊甚遠豈

能竭力遏賊謂南鄉團練足以扼賊尤非事實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惟堅不信團練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賊之俳佻樂平而不遽進必有他故公全部之力似足破之而有餘不必過於謹慎

一婺源清華之賊皆是僞侍王部下此閒生擒各賊供徽休上溪口之賊亦係僞侍王部下大約李世賢之黨惟清華甲路一支爲最悍其餘歛休上溪湧出樂平各支皆不耐久戰僞忠王一股尤不耐苦戰請公告貴部不必爲其人多所愕與之鏖戰稍久真僞立判次青徽州之敗毅卿甲路之退皆震愕於其人多耳

一馬德順膽小不能猛戰而好處頗多弟所取者以其善識馬性善御生馬吾湘人於使馬一道實無所解鹵莽滅裂此外如楊世俊謝爲翰最可取者然亦非營官才若在尊處另派營官必不相安請暫隸麾下待練有馬隊時仍以此營還敝處何如

覆張凱章

一守城須分開段落休城垛口聞近三千之數應請卽日點數或二人守三垛或一人守二垛每一旗共守若干垛各有專責以免推諉

一守城須有游兵救應各處守垛之兵各有汛地此段有警彼段不可自棄汛地來救此段恐賊聲此而擊彼聲東而擊西也

另設游兵一二枝凡堞口各段有警皆可前往救應畱一二門不用磚石堵砌以備游兵出城打仗既有游兵則各城守堞分段之兵皆不輕動一步

一守城須外有應援以通糧路休城之糧路全賴漁亭欲守休甯須窺漁亭之兵力目下漁亭僅唐桂生湘勇三營淮勇一營應請闕下酌撥二營協防漁亭再過半月令弟之新營一到則敷調遣矣

一守城莫妙於鎮靜任賊來多少堅囑守堞兵勇一聲不喊一鎗不放令其索然無味而去靜守月餘浙江嚴州威坪之兵在東我軍休甯漁亭之兵在西徽賊斷無久踞之理安勇全不可

特仍令其回駐漁亭爲是

覆胡宮保

北岸事本非不可爲者惟省城臨警招勇希帥自巴河南渡二者殊不愜人意成敗有天聽之可也鮑軍蹙不晉江西省萬一賊撲安慶之背鮑可渡江援之多亦可援若圍攻太湖多鮑亦皆可援但須大股圍撲一二日然後調鮑軍渡江預先北援則不可

覆宋滋九

接惠書知安勇小挫貴體受傷數處至爲系念休城旣復歛人亦思速克郡城言歸邦族此自人之至情閣下進紮前敵以答

珂鄉父老責望之殷亦情勢所不得已第安勇之不可恃正月
十六之役業已庑裏畢露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閣下與
安勇相處數月而迄不知其不可恃是不知己也所有各營安
勇應卽盡行遣散閣下靜心調理俟傷痕痊愈或畱於老湘營
或在敝處襄辦再行裁酌

覆胡宮保

接手教武漢無恙北岸漸穩可慰可慰此間鄱陽樂平一片賊
勢蔓延而撫州業已解圍遂止鮑公省城之行恐須回剿饒州
不復北渡矣賊破樺根禾成方干三嶺而入禾方二嶺之賊經
江軍門擊退樺根之賊今日竄至歷口明日須出隊往攻嶺外

羣盜如毛蓋無日無虎尾春冰之懼也

覆毓中丞

兩次惠緘敬悉睦章等新募千七百餘人畱防省城又有水師防衛省河會垣重地應保無虞建昌似有解圍之信尤以爲慰此次建昌苦守二十餘日敝處不能派一旅往援且愧且憾無地自容無辭自解然此閒節節危險實亦有驚心動魄刻難鬆勁者閣下如見省城業已安靜則請飛函左鮑二公會剿饒州李世賢一股至要至要休甯克復守備已固方干嶺禾成嶺樓根嶺三處同被賊破卡而入今日由祁門派隊進剿不知能得手否

覆左季高

官兵之少於賊不僅十倍豈惟閣下懍懍不敢輕視弟亦何嘗須臾不懼現在省城既畱睦章等新軍撫州賊退建昌亦有解圍之信南路蹙可少安鮑軍似可由石門等處迴剿與貴軍夾攻鄱陽之賊若賊已渡昌江北岸尤應以鮑軍攔頭擊之

覆張凱章

徽賊來攻閣下靜鎮以待不開城接仗故示以弱以爲他日進攻之地甚善甚善嶺外之賊破禾戍方干櫟根三嶺而入朱雲崖出隊往剿赴休之約須改期也左翼五旗請令其卽日移駐漁亭漁鎮爲休城接濟之路所關最重望無以上溪無賊而遂

輕忽視之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袁家灣獲一勝仗至以爲慰弟寄鮑公函囑其無論行抵何處卽行停駐北不渡江西不渡湖又令其夾擊鄱陽之賊矣撫建之賊聞竄宜黃一帶恐其由新淦渡河穿入瑞臨以窺九江如公最初所料也鮑公夾擊一二仗後再由湖口赴潯尙不遲否上溪休甯之賊據探均回徽城及績溪旌德一帶無續入婺源者徽城之賊攻休甯城凱章堅守不出去亦不追賊之進隊有序收用連環是深於戰事者未可輕視尊處生擒賊供徽郡無賊其言不可信大抵賊黨不知賊情更甚於我軍長

夫之不知軍情也歷口之賊已經朱雲崖擊退目下嶺外之賊亦不下四五萬幸不甚悍耳

覆胡宮保

武漢無恙鄂餉不至盡絕事或猶有可爲也此間犯櫟根嶺之賊朱雲崖擊剿獲勝逐賊出嶺惟僞侍王大股蔓延於樂平鄱陽等處祁門景鎮之糧路已斷現調鮑軍回剿已咨達冰案省城文報因路梗不通不知撫建一股已至瑞臨否

覆彭雪琴

武漢無恙閣下與希帥先後趕到至慰至幸江西建昌撫州皆已解圍省城亦平安大局似尙可支惟盼希帥將黃陂黃州一

股掃溝左帥將樂平景鎮一股打退則南北兩岸仍可轉危爲安國藩本擬移駐東流因僞侍王大股麇集於樂平鄱陽景鎮之圍祁門餉道不通祁黟休三縣軍心慌亂故蹙未移動現調鮑軍夾擊鄱陽若掃清此股餉道疏通鄙人當移駐江濱與水師相依倚休甯克復櫟根嶺之賊擊退日內擬進攻徽州一次

覆胡宮保

武漢無恙雖黃安黃陂失守無損大局卽德安或失亦尙足支至幸至慰我公辛苦再造江漢不日擊其又罹浩劫或者可以解憂可以卻病乎葉醫因樂平有賊移徙江西省城派去戈什哈卽赴省城尋求能挾之由九江赴太湖當稍速耳鮑左不能

援省當併力會剿景鎮僞侍王一股如能得手則祁黟休三縣
軍民乃有米可食日內思進攻徽州一次亦欲通一路以取浙
江之米也

覆張凱章

僕至漁亭擬至齊雲山一觀勝境閣下進剿徽郡諸事繁冗僕
不遽至休奉訪也羊棧五營合之霆字三營實在隊伍不滿三
千若羊棧各營不赴徽則霆營人數太少不足當一路來示圍
三缺一之說恐賊無路可走也聞徽郡東西隅極寬我軍人數
不滿九千尙不能圍一半此次進攻以東面爲最要若東面無
兵進攻則賊斷不畏矣閣下用兵事事可法惟開仗時分支太

散隊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懾賊之膽轉足以長賊之氣人皆以此議閣下之短上溪口一役攻休一役貴軍隊伍較往時獨多人又以此服閣下之不測此次攻徽仍請閣下多派隊以振軍威

致張凱章

攻徽州稍易剿景德鎮更難萬一不能攻開請閣下在富場再駐一宿竭力再攻蓋各處皆死路惟破徽是一條生路也

覆鮑春霆

連接惠緘知貴軍尙紮下隅坂頃據左京堂信知陳餘菴軍敗挫景德鎮失守左軍退駐樂平矣景德鎮係僞侍王股匪賊數比

黃文金更多貴軍進剿鄱陽不知已啟行否紮營之地總須算
明米糧接濟之路距水師不可太遠至囑至囑國藩日內自至
休甯飭各軍進攻徽州若能克復徽州則令各營堅守徽休祁
等城而僕以輕騎自赴江濱若不能克徽則各軍皆當分途回
剿僕亦當赴江濱耳

覆左季高

在休甯接到兩緘一報貴軍廿九日之捷一報三十日陳軍之
挫景鎮之失具悉一切弟至休甯飭各軍攻徽州若能克徽郡
則浙江可通米糧子藥之路當令各軍堅守徽休祁各城而國
藩以輕騎自赴江濱若不能克徽則當以強兵回剿景鎮之賊

而國藩率弱兵以赴江濱貴軍之捷係去年廣東之賊新附髮逆者乎抑係僞侍王部下乎究竟僞侍所部強者若干能得其要領否去秋次青敗後盛言僞侍凶悍無敵弟方不深信湧山桃林二役閣下身在行間究竟何如務懇示以端倪至要至要與朱雲崖李申夫

今日各軍攻徽午未間天忽大雨想難得手此時查明祁門火藥若干子若干斤米若干石此三件最爲要着守住一二月如安慶無人來援再行全軍衝出亦未晚也子藥米三事不足則難以堅守請與糧台一一查明確數祁門非用眾之地賊若於初八以後來犯有湘強靈等營似足禦之惟各營究不甚堅固

余欲於南西兩門外修石壘數座限三日修成一座每座少者住一哨多者住二哨斷不可再大其做法與湘勇平日土梁子無異但較小較堅較壁立耳高或丈六尺或二丈爲止厚做敦仁礮之式下一層做礮洞三四个中間全不做鎗礮眼頂上仍做垛口做子牆其貯水貯米貯子藥三處做敦仁礮之式其兵勇住宿仍支帳房有願蓋瓦屋者聽大約數法皆備一厚也二下層礮洞也三開門甚高用梯出入也四貯水米子藥有定所也此用修礮之法一垛口也二圓圈也此用修城之法一內支帳棚也二外挖深濠也此用修梁子之法請雲崖與鄧委員商定試做兩三个以爲住一營之用全用礮局工匠派勇監工多

用磚少用石便快矣

致張凱章

今日西路湘前強中等營業已敗挫明日北路亦不必進攻請與各軍整齊隊伍妥爲收回

現在景德鎮已失徽州府未克祁黟休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軍民坐困其中應如何設法支持酌擬三策公同核議一策堅守祁黟休三縣老湘營四千守休甯朱唐五千人守祁門江軍門帶徽防各嶺兵守漁亭靈禮峰七營作爲游擊策應之師祁休漁三處何處有警接應何處暫紮盧村不作堅守之局國藩帶五百人出嶺至東流桃樹嶺以內靈禮派隊護送桃

樹嶺以外鮑軍派隊迎接國藩一日不出嶺景德鎮之賊一日不鬆現有之米糧子藥均勻派領國藩至江濱再由陸路搬運來祁如接濟實斷則各軍二萬餘人一概擇賊少之地衝出大約以堅守兩個月爲期

一策棄祁黟休三縣不守分兵出剿老湘四千朱唐五千禮字一千會剿景德鎮與左軍夾擊鎮賊江軍門帶徽防及霆峰各營隨國藩赴東流建德鮑軍由湖口九江赴瑞臨內援現在僞忠王一股已至樟樹鎮江西可危兩湖亦大震糧台軍火米糧船隻隨老湘朱唐沿河而下庶軍士無挑運之苦而有兩月之食印委文武各員隨國藩赴江濱紳士願隨者聽惟三縣百姓

不能隨行可哀可憫國藩當出示自明愧憾以謝百姓并奏請
嚴加議處請 旨另行簡放 欽差江督以明不能保此三縣
之咎

一策全軍由賊中衝過直赴蘇常由太平旌德廣德州直赴宜
興以趨常州沿途出示百姓自有助米者嚴禁擄掠除子藥外
輜重一概不帶帳棚亦少帶

以上三策請江軍門張觀察朱總鎮營務處糧台忠義局各
定一議

致鮑春霆

各營進攻徽州城未能得手日內尙當再舉猛攻一次景德鎮

之賊雖多聞尙不如黃文金一股之悍務懇貴軍由鄱陽進攻
蓋米糧旣斷祁黠休之軍心必搖動遂成坐困之勢若令軍士
三萬百姓數十萬坐困於此國藩亦不忍獨出嶺外也惟閣下
進兵至景鎮總須近水師以通糧路至囑至囑

覆左季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
城忽值大雨湘前強中等營敗挫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霆字等
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順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
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也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
源且堅守徽郡六縣以爲吾輩根基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

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
顧盡縮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
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
不請鮑公先剿景鎮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
爛之狀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
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
江南與皖南弟之汎地也除堅守祁休黟三縣力攻徽州外惟
東建尙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
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
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蔽處仍攻

徽州貴軍從樂平北攻景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鎮徽州果克
則景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
由臧家灣以攻景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完
策斷無勝算能打幾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
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台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
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應不靈矣

與朱雲崖

石壘之法約二丈二尺高在上內基址砌四尺出土外者一丈
八尺厚如修敦仁碕之式一丈以上安門門上不過一二尺耳
大可容一哨人

合勇夫不過百二十人

斷不可再大內作四艙火藥艙水

艙上不住人子彈艙米鹽艙上可住人牆不甚厚則守堞者無子牆可站宜於砌至丈五六尺時用橫木砌於磚石之內架板於橫木挑之上如棧道然以備站牆之用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此間自二月晦日陳鎮挫敗景德失守祁夥休三縣米糧接濟已斷不得已進攻徽州悉在祁之精銳竭力一舉各軍甫薄城下天忽大雨唐桂生軍敗傷亡二百人軍械拋失不少日內仍當進攻一次鮑軍本應由省城以救瑞臨惟目下侍與左公皆圍困之中不得不請鮑公先由鄱陽以剿景鎮左公獲大勝仗乃至樂平公病日重而目睹時事無一不增憂

灼論世局之艱危則下走高位虛名實不如速死之爲愈論意氣之相孚則此數人者實有不可死不可獨死者匆匆奉報

覆鮑春霆

昨日緘請閣下回剿鄱陽進攻景鎮不知已接到否此股若不擊退不特鄙人與三萬軍士同在圍困之中且恐其由都昌渡湖以至吳城則省城九江瑞臨等處糜爛爲禍尤烈貴軍至鄱陽則下可以保都昌上可以攻景鎮外可以解祁門三縣之圍內可以紓江西北路之患特具公牘達之左右祁門三萬餘人二月全無餉來聞有銀四萬在轉運糧台張守秉鈞處請閣下設法解至桃樹店等處祁門派隊迎接可也

覆毓中丞

久不接來信忽於梗阻之後得此雲章如獲至寶此間自聞偽
侍王大股蔓延樂平鄱陽一帶祁門日有圍困之勢弟自率諸
軍由祁門出隊至休甯攻剿徽州冀圖打開一路以通浙江米
糧之接濟不圖甫經出隊卽聞陳餘菴軍敗景德鎮失守之信
及進攻徽州唐桂生一軍小挫傷亡二百餘人兩處之接濟皆
斷弟所統各軍在祁黟休三縣者四面圍困不得已檄鮑軍回
剿鄱陽進攻景德鎮聞偽侍王一股人數倍於偽忠王一股凶悍
亦遠過之若鮑軍不在都鄱一帶恐賊由都昌渡至吳城則省
城九江瑞臨處處可危較之由樂平內犯撫建爲禍更烈也是

以決計請左鮑併剿僞侍一股外以解祁黟休三縣之圍內以紓江省北路之患如天之福能將僞侍一股擊退然後回剿僞忠一股庶有把握耳

致胡宮保

日來未接惠書不知希菴中丞至澠口後剿辦情形如何此間自景鎮失守以後米糧接濟已斷軍心民心未免搖動不得已悉力進攻徽州小挫一次已成四面圍困之象現調鮑軍由鄱陽進攻景鎮左軍亦由樂平夾擊景鎮冀解祁門之困惟僞忠王一股銳意內犯廣信三城未破進擾撫建撫建兩城未破進擾崇宜現聞焚燒樟樹鎮瑞臨及省城均屬可危而賊之本意

則專在解安慶之圍欲解安慶之圍必力爭上游江濱之城現
在黃州一城已被賊踞忠逆或由瑞州安義以犯九江府城或
由興國通山以犯湖北省城皆意中事國藩前本擬令鮑軍專
防此路今祁門被困鮑軍急切不能赴潯應請閣下預爲籌防
鄂中目下兵力自不能兼顧潯郡但鄂垣城守事宜雖黃州已
克猶不可稍爲鬆懈特此奉達伏希雷意國藩與江西省城文
報不通已逾半月不知忠逆蹤迹現竄何處江省無毅然任事
之人尤用憂灼

覆張凱章

接來信知昨日有騎賊百餘來犯并未接仗閣下擬將西北伏

賊搜盡再進東路極是極是軍事瞬息千變僕一切均不遙制
惟有兩言叮囑一曰隊伍宜整一曰出隊宜晏恐已刻變晴爲
雨也

覆胡宮保

接惠緘鈔示鄂省及霍山各信鄂事漸漸平穩德黃雖失究非
膏肓之症請公少寬以保玉體此間抽祁門老營之兵攻徽初
五小挫初十再進大約十一二可開大仗現在四面梗阻僅建
德尙有一線之路可通文報若鮑公不速進兵力攻則建德并
梗卽在目前請閣下代催鮑公專攻景鎮無二三游移也左公
在樂平可由婺源通信至休甯茲將渠初四日來信鈔呈一覽

覆李少荃

此間自二月中旬糧路已梗至景鎮失守則與左季翁文報不通目下四面被圍僅建德一線之路文報可通若鮑公不急剿鄱陽則鄱建景鎮之賊聯爲一片敵處祁黥休三縣便在重圍垓心之中鮑軍現不知已抵何處請閣下代催速攻景鎮爲荷僞侍王一股較之僞忠王一股更多而凶悍過之若不在鄱景擊退則西可由都昌以渡吳城東可由萬年以達撫建爲禍更烈請閣下詳告中丞及省中諸公審明緩急共支危局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兩軍合之前此兵勇計四千餘人根本當可無虞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爲慰此間
軍事自徽甯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
處十一月普軍敗挫建東都鄆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
被困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僞侍王李世賢一
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
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
使三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撫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
由省城援剿因景鎮之變不能不令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
知瑞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羅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來示詢

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
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
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
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
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
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
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
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
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
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

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瞻企不盡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玉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致希菴逸亭信切當事理賊非必果不可破而事機往往差錯如鮑公由下隅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四百里遂令祁景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侍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樸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

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
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左季高

徐兆熊攜到初六辰刻惠書具悉是日出隊徐弁言初六日晚
間徧傳尊處獲勝仗也弟決計守黟休祁三縣一面進攻徽州
一面請尊處與鮑公夾擊景鎮冀得解此重困徽城賊多而狡
恐難得手景鎮乘閣下屢勝之威益以鮑公夾擊或可驅逐出
皖弟惟堅守以待而已

致朱雲崖

前夜之挫想已聞其詳矣現在兵力雖不能戰尙可以守一二

月之內或左鮑克景鎮或舍弟克安慶紮萬人於建德紮一
人於桃樹店必有轉機所有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余回祁門不住舊處或住河邊石礪之內或另修石壘總宜
迅速修成請閣下經理

一北門四壘閣下現住之壘宜縮小多半其後面就舊牆其前
面至瓦屋而止所有火藥窖及內銀錢所皆應圍於壘外閣下
所統四壘愈小愈好另於西門南門修四小石壘亦請尊處撥
人守之愈小愈好極多不過一哨人少則五六十人足矣

一余住礪壘不過帶親兵戈什哈五六十人其親兵營另修牆

子

一唐村生兩挫之後難以自振現調霆字三營紮漁亭恐漁亭
疎失祁休中隔也

覆吳竹莊

惠書具悉此閒因景鎮失利餉道已梗眾思力攻徽州以通浙
中接濟因天雨小挫傷亡二百人賊匪焚村劫營驚潰者八營
休祁各軍士氣日減只能堅守不能進戰專盼左鮑攻克景鎮
庶可轉危爲安閣下防守湖口咽喉要地斷不可輕動一步現
有公牘飭閣下綜理敵處往來文牘目下防務尙鬆請派勇夫
馳送將來防務喫緊再行添雇民夫總須選擇捷足無以跛隨
充役也貴營操演日勤甚慰尤以禁止擾民爲第一義無視爲

老生常談而或忽之

致李申夫

接惠緘囑鄙人回祁意甚肫切惟此時以安危較之休祁兩處正復相等休東防徽州北防太平兩面受敵祁北防禾洪西防赤樺南防景鎮三面受敵祁僅雲部二千人皆新挫之餘休有凱部四千人新挫者三營完好者六營子藥則祁多於休米糧則休祁相等休城修整頗固祁城刻刻可危而壘亦不甚可恃鄙意請雲崖爲我修一堅壘或石礮石壘有一成者再行回祁非好自處危地也正謹慎求穩着也祁有可恃之壘則速歸矣

致李希菴中丞

澗口惠書敬悉一切黃德雲夢等處雖陷得雄師分投防剿又有駱帥援師從西而下北岸終可無虞潤帥病體聞近日差就痊愈精神亦漸軒爽似不至有它虞南岸危險迭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自二月中旬饒河梗阻祁門運道不通至三十日陳鎮一軍敗潰景德鎮失陷尤爲切膚之災眾議力攻徽州通浙中接濟之路紳民亦謂徽州一克則餉項取之本地卽不甚缺三月初二派各營攻徽州人數近萬初五日小挫一次傷亡二百人失兩營官十二日再攻一次是夜焚村劫營我軍二十二營之中驚潰者八營士氣日減賊氛大長目下僞侍王大股盤踞鄱陽景鎮一帶僞忠王大股由撫建內竄樟樹新淦一帶景鎮

之賊曰內力撲左營若待鮑軍趕到兩面夾擊或可殲此強寇
侍逆破而後餉路可通忠逆破而後釐源可開二者均大不易
也祁黟休三縣本在危困之中然平日不能預籌全局此際斷
無舍軍民而它去之理但堅守以待景鎮安慶之佳耗而已

致胡宮保

接惠書敬悉玉體曰痊精神清爽至慰至幸此閒攻徽州者近
九千人賊匪焚村劫營我軍驚潰者八營士氣大減賊氛日長
雲崖等勸急回祁門實則祁亦不可恃也春霆自湖口起行赴
鄱不知左公能在樂平久持以待鮑軍之夾擊否江省有劉勝
祥張運桂二營似可無虞此外則皆值阨危之際侍往時自處

過亢近日學公之虛心略有入處而時事相迫日處危機駭浪之中不克從容漸進昨勸公不逆不億侍日來逆億殊甚且近慌亂尤以爲愧

致左季高

數日不接惠書正深懸系今日有勇自婺源來言沿途逃出難民甚多皆言貴軍在樂平大勝被擄者均得逃歸爲之一慰此間攻徽各軍又挫一次賊氛大長現在斂兵爲堅守之計專盼貴軍克復景鎮乃有轉機景鎮如克應請貴軍迅速跟追力奪婺源賊若不能占婺邑之堅城則可不再踞上溪口再踞屯溪而徽城仍可得手尊處當此大敵苦戰之後如能摒擋速進則

以千餘人進婺源六千人進屯溪上之上者也若太疲乏不能
遠行亦須速進婺源爲妙若目下正在相持之際則須待鮑軍
來以收夾擊之效

覆吳南屏

弟以徽州戰事自祁門來休甯西垣詩集尙未得見此君要自
迴出輩流七律尤爲卓絕經閣下爲之排定付刻知去取自有
義例逝者爲不朽矣國藩於詩本無所解當道光辛丑壬寅閒
於西垣詩卷妄有評隲追思多可笑者閣下不概刊落而附贅
其上適足以點污西垣王介甫詩云良亦有破碎豈但我血流
此事亦有損於西垣豈但弟之恥哉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五

覆毓中丞

接奉惠函久不得手示此次如獲至寶應復應商之件分條奉
布如左

一省門現有劉勝祥一軍張運桂一軍人心安定買賣照常極
慰極欣鮑軍目下不能赴省祥營自當畱省不可回信州矣聞
已飭添三百六十人應請再令添募百四十人弟前此已面允
其添五百人也該將帶千餘人儘足勝任至張運桂之千人其
兄凱章望其速來皖南如果省城安穩請閣下卽令張將來皖
歸凱章處

一左京堂在樂平大獲勝仗現令鮑軍亦至樂平會剿如能將
僞侍王股匪擊退則江西之北邊必可安靜僅南路有僞忠王
一股在腹地耳弟必撥一軍赴吉袁痛剿目下力尚不能弟自
三月初二日赴休甯督軍攻徽兩次小挫十九日仍回祁門現
在餉道不通兵勇久未發餉安慶舍弟一軍援賊來撲正值危
急之際然當壹意堅持以待事機之轉若景鎮安慶有一處得
手則可分兵援吉袁矣

錄

一建昌官紳文武堅守二十餘日實爲非常之奇功應概予優
保請尊處主稿摺列敝銜黃守應飭司詳實授建昌府并保以
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缺請 旨簡放 賞戴花翎其二子亦

應優保弟擬將曠信玉豐湖口建昌數處守城之功專摺特保
數人亦會列台銜也閣下去年委署廣信建昌二守保全兩郡
收此奇效老眼無花欽佩之至頃委署九江人地亦極相宜若
撫建廣潯四府得人則省城安如泰山矣省垣城守不可一日
無備前商以王守必達署首府渠充敝糧台提調於各營皆易
聯絡才能肆應於守城亦有閱歷如此位置似尙妥善敝處艱
險之狀以此兩月爲最然軍心尙不渙散足慰垂厯

覆左季高

徐兆熊自樂平歸接惠書得悉十四日貴軍大捷十五日侍逆
鼠竄而去至幸至慰黃文金李世賢兩大股悍賊均賴大力驅

除豈特弟之私喜江皖全局當有轉機景德鎮賊果於何日退
淨所欲商之件條列如左卽求卓裁

一婺源日內正值茶市暢旺之時申令收茶釐二千四百餘金
全不解台盡行冒銷現已撤參應請貴部速進以二千人守婺
源五千餘人駐屯溪一則閣下與休甯凱章軍合勢徽城可以
速下二則婺源之茶屯溪之釐大可濟餉其婺源縣令亦請由
貴營委員中選擇一人弟卽札委可也

一四眼狗於十三日破黃梅十四日破宿松十八日至集賢關
必猛撲舍九弟營濠如景鎮饒樂果已一律肅清當檄鮑公仍
赴東流建德一帶懷甯危則鮑公渡江救援懷甯安則鮑公紮

張家灘一帶以屏蔽饒景而規復池州

一官相奏請駱帥先援湖北後援江西駱帥奏自率黃子春軍入蜀而派劉蓋臣四千六百人由鄂援江計日內必在德安雲夢等處弟商潤帥擬以劉軍安置九江瑞臨一帶爲兩湖江西三省公同游擊之師北不渡大江東不渡贛水閣下最初所料防李壽成由瑞臨趨潯者得此一着應足禦之蓋臣於瑞臨本是多年熟游之地而其兵力亦儘足制李壽成一股閣下與鮑公皆可不必回顧江西腹地矣

致胡宮保

接左帥信知渠又獲大捷僞侍王鼠竄而去景德鎮克復南岸

局勢已鬆可釋塵念狗逆狂竄集賢關日內猛撲舍弟營濠不知若何危險思之震悚聞孝感克復希帥可率成鎮一軍回援懷桐否饒景果一律肅清必檄鮑軍救援江北但計期已在半月以後懷桐之安危在此五日之內已決雌雄不待半月也劉蓋臣嶽昭一軍駱帥奏令先援湖北後援江西鄙意欲置之九江瑞臨之間爲江楚三省公同游擊之師閣下如以爲可請飭劉軍迅赴九江防剿李秀成股匪不知蓋臣現在何處也

覆吳竹莊

頃接手書湖口至祁四日始到猶嫌其遲僞侍王二十萬眾經左軍屢次痛剿殊快人意目下饒景浮樂一律肅清惟安慶緊

急飛調鮑軍往援鄙人亦即日移駐東流矣

覆吳子序

建昌無兵無餉堅守二十餘日可謂奇功尊處異軍特起足壯郡人之心而寒逆賊之膽弟自去冬以來艱險萬狀無一旅往援建昌引爲大疚此後建昌之守應如何而臻永固請閣下與印山太守及諸官紳議一長久妥善之策當卽照所擬辦理僞侍王一股綿亘鄱樂浮景菱等處二三百里爲數不下二十萬左軍屢次痛剿驅之東還日下江西北境一律肅清而舍弟安慶一軍又被四眼狗圍逼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附片一件鈔呈台覽可以得其梗概

致左季高

昨有公牘請老兄進剿婺源分兵守城速進屯溪不知閣下以爲然否如其不可則請收復婺源後以少半守婺以多半仍駐景鎮更爲穩實求兄酌之弟之調度遠不如兄無所庸其謙也弟赴東流非其本意若公能克復徽州弟仍當入山駐紮休甯等處若鮑公可不北渡進攻池州弟在東流略有氣勢否則專謀一己藏身之術亦不爲也公營保舉及三月各大仗准於五日內出奏

覆張凱章

婺源旣已無賊左軍當可速來惟尙盤踞德興等處則左公當

畱四千人仍紮景鎮恐其回竄也玉山廣信守城之人與守城之具均尚可靠但恐循李秀成故轍廣玉未破遽竄撫建是可慮耳國藩准於二十六日起行赴東流派鮑公救援安慶朱雲崖亦自請帶五百人幫舍弟沉甫堅守牆濠限半月仍回祁門其部下四營守祁者深溝高壘尚屬可靠僕雖暫出江濱若休黟祁有危險之時仍當入山共相維持也游勇搶奪者假號牌入休城者務乞立正軍法愈嚴愈好若不與以猛劑則此後葛藤愈多整頓愈難

覆左季高

接到專差惠書鄙景浮樂一律肅清敵處乃得確耗遂定鮑軍

救援江北之計公牘中請閣下以二千人守婺源五千餘人進屯溪又請閣下自行斟酌或以五千人仍駐景鎮大約休甯爲皖南必爭之地凱章辛苦得之必不肯棄守婺則與休祁爲犄角之勢故弟屢請閣下撥二千人守婺其全軍或紮景鎮以固根本或赴屯溪以圖進取則請卓裁主之弟不敢妄決也李秀成破吉安後仍下峽江其爲由瑞臨以窺九江不出公最初所料一着已無疑義曰下公與鮑軍皆不能由潯內援故弟函咨官相求派劉蓋臣一軍赴瑞臨更求閣下函咨催之忠逆一股江西兩湖之公患也弟出江濱聊壯北岸聲援事局少定仍當入山與公相依經營皖南不能不從山內着力侍逆本與陳揚

黃弁稱而其多且悍似過於楊黃而等於陳狗公此次破賊解
休邗之圍困振江皖之軍威有功大局甚偉不獨弟之私感也
惟新軍初立頻奏奇捷仍望慎之又慎終始以分兵爲戒以持
盈爲懷是所至懇潤帥病已痊可請釋屢念

致官中堂

飛啟者僞忠王李秀成股匪由撫建竄吉安郡城失守旋即下
竄其欲由臨江瑞州以窺九江圖解安慶之圍已可概見現在
四眼狗至集賢關圍撲官軍營盤國藩調鮑軍自景德鎮起行
抵東流江濱爲渡江援安慶之舉又咨調劉蓋臣觀察一軍由
鄂省至九江瑞臨一帶專剿僞忠王一股不知刻下已起行來

潯否賊竄九江瑞臨爲兩湖江西三省之公患不可無專支勁
旅以禦之劉盡臣一軍無論現在何處請飭令迅赴九江以趨
瑞臨至要至荷特此飛布忠逆一股并不凶悍前在建昌官軍
僅七百餘人圍攻二十餘日不下是其明證茲縱橫蹂躪腹地
一至瑞臨則江西剿不勝剿兩湖防不勝防務祈閣下迅速派
撥一體飛催不勝感禱

覆鮑春霆

閣下督率全軍今夜可宿羊子港神速之至極慰極欣敝處接
舍弟信知安慶極爲穩妥楊軍門抬船入菱湖奪賊船十四號
多都護在練潭獲大勝仗殺賊近萬北岸之事大有起色而僞

忠王股匪連陷吉安臨江瑞州三府有竄九江之信南岸又十分緊急且恐其由興國以犯武漢應請貴軍暫不渡江且在下隅阪歇息二三日與國藩面商一切如北岸果鬆卽請閣下先援九江也貴部五正營三副一新合之河溪仁字馬隊約七千餘人其三新營截畱黃州須趕緊調回待會晤後卽咨官帥調之

覆毓中丞

桃樹店途次接惠書知瑞郡被陷實深憂灼應商事宜條開於後

一弟於鄱景肅清後二十六日自祁門拔行二十八日往桃樹

店二十九日住利步口鮑公亦來會晤聞四眼狗圍舍弟營盤已九日多禮堂在桐城獲大勝仗日內可援懷甯弟令鮑軍在下隅阪歇息二三日如懷甯急則北渡援懷九江急則西上援九江

一鮑公未到九江之先弟令吳竹莊帶團防全軍卽赴九江守城會同萬泰之陸兵丁義方之水師人近三千或足守禦如事急則請鮑公全赴潯陽

一瑞州旣失則臨袁義武奉靖處處可危必須有一支勁旅專辦此股惟劉盡臣觀察一軍最爲相宜弟已兩次函咨商官胡速調本日又函催矣求閣下加函加咨催之鮑公之力只能顧

省會顧九江顧安慶顧東建鄱景不能顧武義臨袁也

一李金暘援建敗挫誘過於人此次援吉不能爲一日之守實屬可惡弟擬奏參革職不准畱營

一省城有劉勝祥張運桂兩營弟極爲放心但負城而守則有餘出外防剿則不足切不可派令出隊開仗恐一有小挫則省城亦屬可慮只要省城與廣九撫建贛五府平安別處皆易收拾

致官中堂

日前奉呈一緘商調劉蠡臣觀察一軍專剿李秀成股匪不知到否旋聞李逆竄陷瑞州府城并分陷新昌奉新靖安義甯州

等處風馳雨驟如入無人之境湖北之興國通山通城均屬可
危恐其上犯武昌下犯九江務乞閣下迅飭劉道一軍由興國
武甯一帶進兵探賊所向而迎截之此股乃三省之公患而湖
北與江西尤爲喫重弟至建德之利步口與鮑公會晤令鮑公
在下隅阪休息二三日懷甯急則北渡援懷九江急則西上援
九至鮑公之新左新右新中三營未經訓練未編隊伍畱剿黃
州萬難得力請閣下飭令速赴鮑處爲荷

覆胡宮保

狗逆拊安慶之背舍弟等謹遵夙指堅守不出雖東路小挫而
厚菴常在舍季弟處指點一切或可無虞僞忠一股旣陷瑞州

聞又陷奉新義甯務求我公飛飭劉盡臣一軍由興國出境專
剿此股鮑軍之力只能北顧安慶西顧九江東顧東建都鄱距
侍不宜過遠左公在婺源距東流已五百里矣

覆吳竹莊

瑞州股匪日內已至何處昨信請閣下帶團防營全軍往守九
江想已接到望即日馳赴郡城會同萬蔡丁等認真設防貴部
在湖口守城已有成效潯城雖較湖城略大而三面臨水又有
萬護鎮之營兵丁副將之水師當足以資分布偽忠一股多而
不悍不似黃文金之凶猛只要初到時以堅靜二字禦之則其
技窮矣黃印山太守以七百餘人守建昌二十餘日是其明證

若龍守住十日則敵處與胡帥處必派兵往潯鮑朱成三鎮援
安慶之師皆可勻撥援潯也國藩抵東流酌帶親兵護衛陳鎮
之部仍紮建德東建平安湖口可無虞耳

致胡宮保

侍以初一日抵東流鮑軍可由華陽鎮北渡宿松尙有賊踞侍
意欲酌撥四五營守石牌凡官兵無不畏抄後者雖有三萬人
前進苟聞有賊二千人躡其尾則人人狼顧若以二千守石牌
與太湖爲犄角之勢則鮑軍進剿集賢無宿松後顧之慮矣且
糧路清楚軍有後繼數善皆備閣下如以爲然則請於成胡二
鎮中派一人駐守石牌一以防黃蘄梅宿諸賊之續至一則防

狗逆之回竄以多鮑爲正兵以成胡爲奇兵似更完善請卓定
卽行

覆左季高

一來示稱侍逆如東趨玉山上饒廣豐固將迎剿卽由華埠北
趨亦必追擊但不入浙耳極好極好貴部目下專辦侍逆一股
與之周旋於饒信徽三郡之間不獨屏蔽江西之北境卽休祁
凱章等各軍亦得以保全糧路不至圍困於重山之中弟請貴
軍以小支守婺源以大支進屯溪厥後又言以小支守婺源以
大支駐景鎮不知閣下於兩說中果用何說弟所以兢兢於休
祁黠者一則皖南係弟汛地不敢輕棄尺寸之士一則徽屬六

縣每年可獲六十萬金卽無歛績二邑亦尙可得五十萬此時若忽視山內諸縣將來再入山內千難萬難矣貴軍在饒信徽境內則可至撫建境內則不可區區愚忱尙祈鑒亮

一僞忠一股現在瑞郡上游吉安吉水永豐新淦一帶已無賊蹤其爲窺伺九江不出閣下最初所料已無疑義弟現飭吳竹莊守湖口之千五百人萬秦之兵丁義方之水師協守潯城似尙足支十日半月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千人亦可無虞惟西路無兵痛剿爲江西兩湖之公患魏質齋新值大捷之後計湘中必令其防剿袁州一帶湖北亦必令劉蓋臣防剿興國武甯一帶來示以其圓美未敢深信鄙意僞忠亦實非悍賊劉魏

或足制之至貴軍赴贛水以西則斷斷不可蓋東建都湖彭鄱
浮樂德婺安貴等屬處處空虛閣下搖足南行則周圍千餘里
皆爲賊有不特休祁各軍困於垓心而江西之北邊糜爛矣弟
所以必畱貴軍在饒信徽三府境內一以保江西之北路一以
保休祁之後路也

一希菴在上游澗口爲德安等處之賊所牽賊於黃州蘄州黃
梅宿松等屬處處有一股踞守城池希菴縱能了清上游勢亦
不能回顧安慶現今鮑軍於初二日自華陽鎮渡江會同多軍
進剿集賢關之賊多公大破林紹璋洪仁珩股匪又敗黃文金
一股於高河鋪若再得一二勝仗桐城各股可以肅清多軍可

專心擊集賢關矣

一閣下用兵外聞同聲欽服惟議其牆不高濠不深亦眾口所不滿以後請更於濠牆加意

一潤帥病已大愈此近日第一可喜之事茲將渠信稿呈覽

覆李希菴中丞

兩次惠書敬悉一切二月初聞左鮑擊破黃文金股匪本定移駐東流之計業經遍札各處并具奏矣旋因僞侍王李世賢大股竄入饒州樂平窺伺景鎮左軍分八營在甲路小挫遂不移營仍駐祁門亦經附片具奏自二月中旬至三月二十文報糧路斷絕景鎮淪陷陳公陣亡左軍隔斷徽州兩挫此三旬危險

之際鄙人不可移出嶺外逮左軍大捷鮑軍亦到侍逆遠遁饒景浮樂一律肅清卽定計移駐東流現已於四月朔日抵東流鮑軍自下隅阪渡江救援集賢關雲崖亦帶五百人赴舍弟處助守牆濠業已堅守十三日內外濠應可保全又有厚菴在舍季弟處成胡兩軍擬商令駐守石牌以防黃蘄梅宿等賊之續下又以防狗逆之回竄閣下專辦上游德黃等賊可不顧慮下游矣南岸軍事兩大股剿退後似已大有轉機而僞忠一股破吉安後又陷瑞州不獨江省西路糜爛卽湖北興冶崇通各屬處處可危望閣下派靖臣觀察一軍專剿此股江西兩湖皆受其福至懇至懇

致鮑春霆

昨日勇夫渡江已畢否今日雨大恐不能渡也胡宮保欲閣下
緩於求戰舍弟欲閣下急於進兵請閣下相度天時斟酌行之

覆張凱章

四月初一日行抵東流朱雲崖已至舍弟營內助守牆濠矣狗
逆至安慶已十四日各營堅定穩守或可保全無恙鮑公至下
隅阪因風雨太大渡江尚未完畢多公在桐城與偽璋王珩王
大戰獲勝又與黃文金戰亦獲勝必須將二股痛剿退去然後
能來集賢關與鮑公會援安慶耳上游黃州德安兩府城及隨
州雲夢蘄州黃梅等城均被賊占踞時時有窺伺武漢之意故

希菴不能回援下游休甯城內尙有尸骸臭腐之氣務須設法薰洗并令軍士種蔬喂猪凡飲食之需皆自食其力不必買之市廛不特省錢兼可卻病也

致胡宮保

僞忠王瑞州一股據生擒賊供欲犯湖北如果九江有備則忠逆上犯湖北乃意中事侍前請以劉靖臣一軍由興國武甯進剿忠逆一股猶是爲江鄂兩省言之若賊由新昌以犯通山通城卽五年冬后達開入江之路是其患專重鄂省劉靖臣當由省之上游進兵梁子湖以西土匪最多又與公處聲息難通鄂事更棘矣務乞早調劉軍以辦此股至要至要

致多禮堂都護

久疎音敬伏審勳福并茂蓋勞日篤實爲朝廷得人之慶欣慰
無已徇逆偏撲集賢關舍弟一軍前後受敵危險萬狀幸雄師
屢捷賊燄稍衰俾舍弟得以堅守無虞大局之幸不特鄙人私
感也聞閣下急思進援集賢關因爲黃老虎及璋玕各股所牽
制不能遽來待天氣開霽想必先謀暴虎再謀屠狗弟撥春霆
一軍來北岸助剿已至華陽鎮應由何路進兵何處會合請閣
下酌核知會春霆爲荷困獸猶鬪徇逆必挾全力決一死戰應
請閣下統籌全局調度一切庶收同心同德之效

致鮑春霆

聞步隊馬隊渡江已畢至以爲慰今日天氣晴霽請閣下卽督隊迅速前進胡宮保派胡達軒三營守石牌成武臣七營隨閣下進集賢關兵力已厚尤爲欣慰一切調度布置仍請多都護作主閣下謙以受益同心同德勳福更隆

覆左季高

專丁至接惠書知大旆現駐德興將偵明賊蹤所向橫出截之取遠勢以邀之極好極慰賊若由廣玉以竄河口則日內當已見仗必入君之彀中矣弟前此兩緘請貴軍專剿李世賢一股周旋於徽饒信三府之間想蒙鑒納李秀成一股自破瑞州尙無續報臨江未失差慰人意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營或可

保全九江有吳竹莊千餘人加以萬泰之兵丁義方水師或亦
 尚足支持惟慮其由新昌通山以拊武昌之背弟屢緘催劉蓋
 臣來堵興冶二通未必有濟然舍此別無可撥之軍安慶相持
 如故春霆渡江至集賢關多都護擊敗璋玓二逆殺賊近萬擊
 黃文金股匪亦獲小勝狗酋聞桐城賊兩敗帶大隊往桐畱小
 支於集賢關守壘如不能遽勝多軍而霆營又相偪而來計日
 亦將他遁然其遞送米糧接濟城賊已不少矣金逸亭克孝感
 後進圍德安希菴尚在澗口靖臣奉希檄圍攻隨州雪琴在沙
 口黃州之賊屯踞如故蘄州黃梅宿松聞踞賊均不多惜無官
 兵過而問者耳

覆唐桂生

接來函欣悉各營濠牆深固完善至以爲慰在營無事仍望日
日將濠加深牆高則易塌濠則愈深愈好每棚須種菜一二塊
喂猪一隻不特省錢且手種之菜可以卻病駐紮太久總以習
勞爲主以種菜爲生至囑至囑

覆毓中丞

一省垣爲根本重地來示張運桂一軍不能不畱請卽畱張軍
防守省會弟當函告凱章囑其緩調赴徽惟新募之營守則可
恃戰則不可靠萬一瑞州賊蹤撲至省城附近一帶切不可令
張劉二將出隊迎剿若附城安營靜鎮堅守可保萬無一失

言林卷十五
一僞侍王一股經左軍六次獲勝祁休危而復安饒景一律肅
清實屬大快人心惟該逆現趨東路聞常山失守廣豐危急恐
其又走李秀成之故轍由上清竄入撫建蹂躪腹地左軍現駐
德興弟請其由河口攔頭截剿總不使僞侍一股再犯撫建爲
要

一九江城守事宜派吳竹莊帶團防營千餘人赴潯會同萬秦
丁義方協力堅守據渠等會稟似有六七分可靠瑞州僞忠一
股若不能逞志於潯則由新昌以赴鄂境由上高以擾袁州均
未可知弟現飛調劉靖臣軍由鄂南崇通一路迎剿不知趕得
及否此外實無勁旅可調忠逆久爲腹心之患憂灼曷極

一來示欲調秋浦回署府缺秋浦現充弟營務處甫就熟悉斷
難令其離開自去冬以來軍中危險萬狀地方官視爲畏途秋
浦猶能共歷艱危者須畱在弟處祈鑒亮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歷口一緘業塵台覽俯鑒芻言申明偉抱至爲欽感
鮑軍渡江冒雨前進狗逆帶隊出關將至高河鋪與多公決戰
中途爲雨水所阻折回冷水鋪計日內必與多鮑開仗矣安慶
之守業已堅定賊亦知其難破東路撲濠一二次西路則并未
猛撲只待多鮑會合似可擊破援賊惟城賊新進接濟難期遽
克耳閣下不守婺源而顧廣信極是極是弟後數函亦請貴軍

專辦侍逆一股與之周旋於廣饒徽三郡之間想次第入覽矣
羅近秋史聿舟弟皆見之陳明南則稔聞之皆英器也宜公之
傷悼不已然亦當節省保衛爲國白玉

覆劉霞仙

接奉惠書知去年八月曾有手函見逮不識何處浮沈至今未
達又審去年六月奉寄拙函似未入覽其墨刻擬峴臺記二分
果寄到否籥帥蜀中之行若果握督篆較之兩江無尺寸之土
者難易迴別閣下佐之自可日起有功若以寓公專辦軍務則
呼應不靈奏效較難鄙人已歲遲遲不敢西上者非畏蜀也畏
作客也此間軍事狼狽萬狀逆黨救援安慶其取勢乃在千里

以外湖北則陷德安黃州隨州蘄州雲夢孝感黃梅宿松諸郡
縣以牽制我軍而狗酋自率三萬眾直撲安慶圍留舍弟等之
營濠江西則僞忠王由廣信撫建竄入腹地連陷吉安瑞州吉
水永豐峽江奉新諸郡縣以塞我餉源而僞侍王又率七八萬
眾橫亘饒州景鎮樂平等處專與鄙人暨左軍爲難二三月間
自度入於坎窞無復生機頃幸左季翁迭次力戰擊退侍逆一
股饒景肅清而舍弟堅守安慶營濠與狗酋相持已二十日多
鮑兩路赴援似可無虞惟鄂中德黃各城猝難遽拔而僞忠新
自瑞州逸出或竄九江或湘或鄂均未可知腹地糜爛餉源兵
源兩無可恃用是心悸不知所以爲策頃以徽事已鬆移駐東

流來示所指 溫旨垂詢之事潤帥業已覆奏天下滔滔吾輩
豈有安居之所亦惟內省不疚聽其所止而休可耳

覆楊厚菴

舍季弟東路防務未臻完固得閣下照料一切趕修水壘賊不
敢爭深用感慰成名標此次再出本欲力爲扶植以酬其創始
之勞及覩其頽然衰老難期遠到尤增憫惜粵東購礮之行其
斤重與原開之單不相符合又往返時日太久鄙心深不以爲
然夾帶私鹽亦必非無因而被誣是以日久未與申理頃接三
人公稟憐其羈係之苦讀其情詞之迫自不能翫置不問今閣
下又以爲言擬卽日備咨粵東督撫請其省釋惟粵督勞公前

此不甚相能而耆中丞由江西調粵疑鄙人有密劾之舉懷嫌尤深此次似修怨於敵處而借成李黎三人以洩其私忿敵處雖有咨往恐非徒無益而又甚之耳水師購礮大事也睚眦嫌疑小隙也夾帶私鹽亦小管也因小故而談大事疆吏之居心如此言之慨然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多鮑成三君赴援本有可以屠狗之理惟布置周密人謀之可知者也狗酋是否逸去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九舍弟出關看地勢所帶楊鎮南土馬隊小有挫失瑞州賊竄新昌深慮其擾興治崇通劉靖臣不可不赴鄂南也

正封緘間接奉初八日辰刻惠函觀尊書之精湛欣玉體之康
強孰謂天下事不可爲哉漢家宗社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請爲朗誦一過

覆易酌荻

菜種須專人至江西去買不可稍涉因循此事須認真一則民
生在勤可以省錢二則夏間多食佳蔬可以免疫陳都司招勇
并未奉札請卽嚴拿懲辦多殺數人此風自息僕於三年在長
沙殺人頗多奸宄斂迹去年在祁未能嚴辦將來必爲地方之
害

覆姚秋浦

惠緘接到敬悉陸運事料理妥善紳董皆樂爲用至以爲慰將來如辦陸運則駕輕就熟遠勝臨時周章也現飭各營安設步撥糧台派夫一節卽可省矣安慶各軍皆已到齊李希帥以金逸亭攻德安劉靖臣攻隨州而自駐瀟口調度二月初七鉅野之役伊興額滕家勝兩帥陣亡僧邸在濟甯收集潰卒珂鄉必甚危急近有續報否

致毓中丞

前聞瑞州之賊西竄新昌方爲少慰茲忽聞平江和後等營敗挫瑞賊猖獗實深憂灼俟安慶之事稍紓卽當飭鮑軍南渡速援瑞臨新授南贛鎮陳伯陵前赴新任弟令其招勇一千認真

訓練以備緩急到省後求閣下指示一切迅囑往贛伯陵操守
廉潔篤實不浮熟於戰陣到任後當可保障南路惟屢次受傷
稍嫌體弱須加意調理耳

覆吳竹莊

連接三次惠書錄示之件以閣下與某相提並論宜台端深引
爲恥痛憤難堪鄙人六年十月在江某公以平江營之敗歸咎
於僕遍張告示貼之城廂僕亦曾忍辱包羞置不與較閣下慷
慨激烈僕不敢徒以空言相勸解惟目下賊氛正熾九江喫緊
池州之賊竄至張家灘建德僅有陳部三營萬不可恃建德若
失湖口亦喫緊潯湖兩城皆鄙人所夙懷不平者閣下前緘稱

曰傷心之地誠解人之言也務乞閣下勉爲我支撐一兩月目下請駐九江建德若有疎失卽請台旌回駐湖口屆時僕當專馬飛報至貴軍餉需久缺任呼罔應請卽來東流請領此閒雖極貧窘尙能以銀二三千兩米數百石佐公數日之需

覆胡宮保

多公約舍弟出隊侍不甚以排鎗記號爲然與來示引證相合何所見之同也鮑公攻關外之赤岡嶺四賊壘傷至七八百人亡至百餘人舍弟攻菱湖中空之九賊壘傷至三百餘人亡至四十人精銳暗損深爲可慮狗逆至挂車河尋多公開仗不知戰狀何如安慶之圍究竟應弛否請厚菴裁定而侍證成之

致楊厚菴

頃接橘堂信得悉水陸進剿情形台旌駐獅子山等處勤勞晝
夜至以爲系鮑軍攻堅受傷者過多狗酋若由桐城再回集賢
關官軍應如何設法防禦舍弟欲將菱湖中空之賊壘一并圍
之似尙可行鄙意欲請鮑成二軍同進紫高橋嶺紮定後一二
日成軍進紫菱湖賊壘之後西與九弟各營東與季弟各營通
爲一氣卽與高橋嶺之鮑軍獅子山之水軍亦皆通爲一氣狗
酋自桐歸來若攻成軍之營盤鮑軍可自後夾擊之且牆濠修
成之後卽堅守不出坐營中以鎗礮轟之亦無不可不過一月
將長濠修成武臣與沅甫等儘可保守無虞多鮑兩軍儘可抽

出一軍擊他處之賊閣下如以此說爲然則請告之春霆武臣
卽日移營并請告之舍弟沅甫商妥以便興辦

覆楊厚菴

惠書具悉赤岡嶺區區城壘四座官軍欲急破之以收克城之
速效此閣下報國之忠誠非春霆之失雖傷亡頗多而士氣尙
壯至以爲慰爲今之計惟有請春霆進紮高橋嶺請武臣進紮
菱湖賊梁之後西與九舍弟營合龍東與舍季弟各營合龍狗
逆自桐城歸來若撲成軍可坐營轟擊之若撲高橋嶺鮑營亦
可堅壁不出待賊力極疲而後出擊之如此辦法似足制賊之
死命昨已專函奉商閣下如以爲然卽請商之鮑公迅速移營

此間三日之內長水一尺六寸狗逆自桐城回懷或難遽渡

覆朱雲崖

九舍弟移六營於菱湖賊壘之後本是善策惟地段太長兵力太單甚不放心應請成武臣帶七營進紮菱湖合成長圍紮定半月之後另撥數營前往替換抽出成軍改剿他處可也貴營移紮西路半月之後亦當撥營往替俾閣下仍回祁門目下祁黟平安張家灘之賊諒不足慮

覆毓中丞

瑞州有此一敗賊氛日熾蹂躪於瑞臨袁潯之交實爲腹心大患來示欲鮑張二軍入援內地義不容辭惟張軍現守休甯萬

難抽動棄休甯則必并祁門黟縣而皆棄之不特無以對皖南
紳民亦且貽患於饒景鮑軍進攻赤岡嶺賊營四月內當可擊
退狗酋一股五月間乃可渡江由潯赴瑞目下實不克遽往省
城防務只要劉張二千人負城紮營堅守不戰必可萬全九江
有吳丁萬蔡四人或可保全此外必徧遭荼毒矣可憾可愧李
金暘從賊之說事或可信近日官兵敗後從賊者頗多如張國
樑之部李若珠之部周百祿之部陳餘菴之部皆所不免李金
暘尤不可靠惟專憑張光照一人供詞則不足據凡敗後先奔
者往往架言誣人以掩其先逃之罪祈再確查以憑具奏核辦

覆李少荃

春霆攻赤岡嶺四賊壘陣亡者百餘人受傷近八百人舍弟攻
菱湖九賊壘陣亡者三十餘人受傷過三百人精銳暗損行軍
之大忌若狗逆自桐歸來與我惡戰深慮無以制之幸日內江
湖水漲長至四尺有奇或不能遽渡河耳瑞州一股實為腹心
大患目下無兵入援憂灼何極李金暘從賊狼子野心自無足
怪惟專憑張光照一人供詞則不足據凡敗而先逃者每好造
言誣人且人心不齊一人從賊亦無全軍俱叛之理尚當確查

覆吳竹莊

昨接來牘果欲引疾目下瑞賊窺伺九江建德之賊又窺湖口
此兩處皆必爭之地又鄙人隱憾之地務求閣下毅然白任即

在湖口靜養如汲黯之臥治亦無不可如九江急則請投杖赴
潯湖口急則請力疾守湖至囑至囑

覆張凱章

鮑軍攻赤岡嶺四賊壘受傷近八百人陣亡百餘人攻堅之難
如此舍弟現以數營紮於中段並菱湖賊壘皆以長圍包之矣
建德失守東流與休祁中梗文報不通軍心民心難免搖動務
求閣下靜鎮使三縣兵民有所依歸至要至要

覆胡宮保

接奉手教圍師不可改絃而拙書與厚菴者尚可採用剖斷精
嚴敬以爲佩舍九弟業已添六壘於菱湖之後並菱湖賊壘概

以大圍包之又決計不要成軍進關壽珊之計從石門湖起橫
兜至集賢關止其說必可行又策四眼狗不能遽回懷甯亦極
精確不特怯於兵力之厚且江漲六尺有餘練潭一帶必爲礮
船所截勢亦不能回援也狗酋用兵固狡固活然過於取巧則
拙者有時勝矣

覆鮑春霆

日內江水盛漲增至七尺有餘狗酋已由練潭過河回援安慶
否貴部本極精悍屢立奇功近來副五營中後兩營畱黔左右
兩營不甚得力新三營在黃州小挫老五營中弁勇傷亡甚多
此數事者均暗暗喫虧應請閣下加意檢點雖人數多於八九

等年而其小心謹慎應比往年更加嚴整營盤須距水師甚近
庶糧路可保無虞至囑至囑

覆李筱泉

前接惠書稍稍裁復祁門軍事自左鮑并力擊退黃文金大股
後滿擬可以少安乃黃逆西路甫清而僞侍王李世賢又從東
路婺源竄至景鎮蔓延鄱陽樂平浮梁等處梗我後路塞我餉
道幸二三月左軍六獲勝仗鮑軍亦自東建趕至侍逆始行敗
走竄至玉山衢州一帶左軍跟蹤追剿慮其再由廣信以擾撫
建由是徽之祁休等屬糧路始通軍心大定皖南差有起色而
逆酋四眼狗連陷湖北二府五縣踞城堅守自率大股直下安

慶拊官軍之背遂令鮑軍北渡救援鄙人亦移駐東流江濱就
近調度日內狗酋以堅壘抗拒鮑軍自赴桐城糾集僞璋王珥
王各股來援計本月必有幾次惡仗其吉安一股踞瑞窺潯深
入腹地郭守之敗省城大震亟催鮑軍入援論餉項則宜清腹
地論大局則宜圖安慶安慶不穩鮑軍不能遽援瑞郡也目下
張朱唐堅守祁休左軍經營廣信鮑軍南北策應均日夜勞苦
不得少休餉項久虧務乞閣下從上游設法以大批解濟千萬
之懇

覆胡宮保

成軍應從公與壽珊之議從石門湖紮至關外待已兩次奉報

並緘告厚菴與舍弟又告
春霆矣來示不有小誤則不仁不宏
斯言甚大可爲萬世圭臬
尤可爲編者鍼砭左公久無信來不
知何故僞侍圍玉山旣而
解圍以去若由廣豐以趨撫建左軍
當可堵截耳

覆左季高

侍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
回江境或由雲際關道閩境以竄建
昌或由河口港口等處以
擾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
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僞
忠故轍否則渠奉僞詔以擾江爲救
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
於咎責也侍逆驅除之後仍請大纛
回至景鎮一則來示所云
華埠等處難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

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饒信徽三府
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一爭之地也貴軍
在此三郡威德已著事機尚順請卽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
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開仗而賊
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狗楊麻劉官方李秀
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
南之軍威大振而貴軍誓不攻堅之志亦可遂矣惟地段太廣
兵力太單能游擊則無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則師
無根基不游則師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
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爲游擊之師益以

馬隊數百卽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釐務所獲頗饒
景鎮爲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若堅築
石壘數座不特釐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
來屢勸閣下駐守景婺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
處爲重也其添募一節卽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
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車河營盤然後再援
安慶庶無後路之虞今反爲多所敗又水大不能驟回鮑成各
軍業已紮集賢關狗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
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金暘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覆官中堂

此次逆首上犯仰賴蓋籌周密眾志成城省垣既安如磐石各
 路亦勁旅星羅危局復安驩抃曷既此間軍情自鮑公至大橋
 頭狗酋即率八九千悍賊至桐城挂車河尋多公開仗為多公
 所敗蹋毀賊壘八座適值江湖盛漲十日以內驟長九尺有奇
 狗酋為練潭湖水所阻勢難遽回懷甯舍弟得趁此時圍住菱
 湖中空之賊壘鮑成亦趁此時圍住赤岡嶺之賊壘以勢揆之
 安慶自有可克之理特聞漢奸依託洋船暗通接濟未知究竟
 何如耳劉蓋臣軍攻圍隨州關係襄樊全局自不宜輕於調動
 江西偽忠王一股盤踞瑞州並不甚悍現在省城及九江兩處
 防守之具略備瑞賊雖久踞郡城亦不過與黃蘄等城相類惟

恐其竄出或擾及武義崇通等屬則爲江西兩湖之公患當另謀勁旅驅除之也建德失守距弟駐之東流僅四十里刻下尙無兵力可往剿辦且當度外置之

覆胡宮保

李金暘本非國藩所願調因左帥之緘咨而照轉行之未敗之先已批台不准發餉不准在江西境內並參革不准畱營旣敗之後畱復中丞則謂李金暘降賊之說難保其無但不可憑張光照一人之供恐未戰先逃者架誣其上云云今李金暘果自賊中逃出赴省自首則侍之所言不爲無驗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不如

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覆李希菴中丞

頃奉惠書知前兩緘均達荃照上游德隨尙無好音逆黨堅悍善守圍攻則傷我精銳頓我兵力不圍攻又蔓延它處毫無遮遏隨州關係襄樊全局蓋臣觀察一軍不能遽令南渡自有不得已之深衷瑞賊盤踞日久省垣及九江略有防備或可無虞惟慮其竄擾武義興冶崇通等處則爲兩湖江西之公患須另籌勁旅驅除之耳池州賊股擾陷建德敵處近在咫尺無兵往剿前請義從營速來亦正爲此彈壓附近小股也

覆胡宮保

果臣之信深痛不可讀厲蔣辦糧台時則豐亨豫大閻君辦糧
台時則山窮水盡與侍之接辦徽防情事頗同不可謂非造物
之遊戲播弄也自出江濱常思輕裝一至太湖爲風雨所阻又
苦俗務不少柰何盈盈一水脈脈相照而已

覆周子佩

自去歲十一月初以來黃文金李世賢劉官方三大股各十餘
萬眾環繞於祁門之左右前後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幸左
鮑及張凱章諸軍竭力支持得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後路一
律肅清皖南漸有起色而皖北四眼狗率眾上犯連陷黃德等
二府五縣狗逆派其黨踞守而自率悍賊回援安慶拊官軍之

背不得已調鮑軍北渡救援安慶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仰
託 聖主威福安慶能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之瑞州
三府暨各縣城皆可次第掃蕩而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復
則大局日覺難支中夜以思實深愧憤賤體託庇平安惟幕友
太少事事躬親日形衰憊

覆胡宮保

靖臣一軍昨復秀帥希帥信皆止調矣連日狂風苦雨江漲丈
餘氣象陰森寒重無雷豈上游有出蛟處耶抑不利於軍事耶
聞狗酋在賊中亦極孤立璋玕忠侍各逆皆貌合神離積怨甚
深或吾輩極苦難困橫之時賊中又將內亂以稍紓官軍之急

耶請公少寬懷抱以待事機之轉

覆毛寄雲中丞

自去歲以來敵處危險迭見日在驚濤駭浪之中不獲頻修箋
敬聞台旆開府湘中亦尚未肅函申賀歎悚不可名狀接奉兩
次惠書伏審卽日浮漢東下由鄂渚榮莅星垣大雲宏蔭使敵
鄉士民同懷衣我食我福我壽我之澤驩抃曷旣敵處軍務棘
手已久黃文金李世賢兩股各挾十餘萬眾竄擾景鎮抄我後
路斷我餉道竭左鮑兩軍之力五閱月之久幾無一日不戰無
一路不梗此外又有偽忠王一股從廣信撫建深入江西腹地
連陷吉安瑞州二府四縣又有偽主將劉官方一股屢次撲犯

祁門老營直至三月之末驚魂稍定驛路稍通皖南軍民方舉
觴以慶更生而四眼狗陷黃德各屬後又率悍黨回援安慶直
拊官軍之背不得已調鮑軍馳救江北弟亦移駐東流就近調
度仰託 聖主威福能將安慶迅速克復則湖北之黃德江西
之瑞州各城無難次第掃蕩卽金陵亦可徐圖若安慶不克則
餉源日竭大局日壞綿薄如弟深恐上負 國家之委任下辜
良友之期望中夜以思憂憤何極蔽鄉近年以來兵勇徧布數
省頗有人才淵藪之稱實則崖搜谷採楚材晉用而故山反爲
之一空倘有大股闖入殊恐無以應敵閣下蒞湘初政仍祈以
物色將材爲先務在外如胡左李諸公在籍如郭氏昆仲皆與

閣下契合有年若一一周諮則統領之選偏裨之才皆可屈指而得之來示垂詢用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胡宮保辦事不主故常而求賢甚殷耳目甚長閣下若遇疑端與之函商必能裨益高深勝弟數倍二十餘年同年至交今幸同膺疆寄而來函猶附謙版萬不敢當謹以奉璧弟亦不另肅柬

覆梅小岩

接去歲京中惠書時以軍事倥傯驛路方梗未卽裁復旋聞閣下將來營一行意幸良覲匪遙遂疎箋候僅託李君少荃一達

鄙忱與閣下執別十年而時事萬變恍若隔世猥以薄劣仰膺
重任去冬今春環繞祁門之左右前後幾無一日不戰羣盜如
毛餉源日竭中夜以思愧憤何極素乏才望又更憂虞於尋常
文牘往往廢閣卽奏報重件亦或訾期茲專足奉返台旌卽日
來營襄辦一切軍中危險之地倘有非常之警仍可進退裕如

覆鄧寅階

斯文精萃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尙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
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
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
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

覆左季高

侍逆一股徘徊於江常玉廣之間其志仍在內竄江西腹地蓋金陵逆首之計安慶一日不解圍則內犯江鄂腹地一日不歇也毓右坪兒欲閣下分兵往援西路瑞州一帶來示亦以章門根本爲慮鄙意章門三路皆水僅進賢門一路有劉張二千人駐守決可無虞至分兵之說則弟已屢次上陳其不可以目下形勢而論貴部萬不可離饒廣徽三府第一須將侍逆一股驅除不令其旋退旋來第二須回駐景德鎮防剿劉官方一股劉賊陷建德已十日有眾萬餘計必犯鄱景等處第三須駐守婺源保休祁諸軍後路若景婺鄱三處皆賊則祁休諸軍坐困弟

無以對江張諸公乞亮我愚忱也右坪中丞不知貴軍之不可分又不知建德之再失若知建德已失必不願台旆西行矣尊處餉欠三月容卽告台速籌保此勁旅北岸事皆落賊計之後狗逆現在桐城不日又將內犯腹地大約北岸安慶弛圍南岸棄休祁三縣皆下策而不能不出此言之內傷

覆胡宮保

惠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菴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剿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鮑軍南渡援剿潯瑞武義興冶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

有轉機至狗酋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解圍而設其精銳之賊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盛漲沅甫守內外濠兵力尙敷分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軍禮帥主剿援賊沅甫主圍城池又有潛太石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論之上段有金劉圍攻德隨之師中段有希靈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沅援師圍師似俱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鄙見爲然侍亦當於節後調鮑軍至南岸由潯趨瑞蓋今春以來敵處屢次調鮑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鮑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靈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剿之或

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霆營亦易於領餉耳

覆胡宮保

一公赴上游似不宜身臨行閒應請卽駐省城以保省垣及籌餉二事自任目下鄂中所患者不僅在外寇而在省城條理頗紛用人稍雜公回省則武漢固於金湯而餉項亦必有起色

一肢體雖大鍼灸不過數穴畱土雖廣力爭不過數處目下江所爭者省會也九江也湖口也廣信也贛州也鄂所爭者省會也二漢也荆襄也黃州也江鄂及東南所共爭者懷桐也自此以外不必處處兼顧忠逆如果由義甯竄入鄂境只要省城有

備如崇道興治等處且可度外置之

一希帥來謀黃州極好不必遽冀克復但三面水軍一面希營
自可遏賊之四出焚掠成軍歸併希公胡軍或畱石牌祈酌之
一搜獲僞文狗酋之逃專避鮑軍之鋒待鮑軍回南岸狗與璋
黃等仍回懷甯尋戰侍前擬端節後調鮑援瑞今日且緩調僞文
抄呈又池州僞文亦抄閱池郡空虛之至當商厚菴圖之
一公赴上游仍以坐船爲妥計當在吉水溝登舟侍當棹小船
至華陽鎮一展良覲求先示行期

覆胡宮保

手書並密件竊幸與鄙見相同惟謀雕剿之法則大爲失算賊

處處以堅守拒我雕剿者亦何所施其技不過擒斬數十先鋒
新脅之賊而已左公常議吾輩宜謀野戰不宜攻城不知苦無
野仗可打四眼狗尙不肖與楚軍野戰况他賊乎

覆張小浦

頃奉惠書敬悉安抵珂里廬墓展思仁孝動於神明義問宣於
遐邇企仰曷旣敝處軍事自去冬以來日形竭蹶逆黨救援安
慶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北岸則攻陷鄂之黃德等二府五縣
狗逆自率悍黨回竄集賢關撲我圍師之背南岸則饒州景德
鎮等處常有十餘萬眾斷祁黟之餉道而忠逆別出一枝由廣
信撫建穿入江西腹地連陷吉安瑞州等城今雖勉強支撐未

弛安慶之圍而內地糜爛餉源大絀積欠至五六月計半載
以來除余際昌霍山失利外各軍並未挫損而局勢幾不可收
拾聞僧邸在濟甯袁帥在臨淮均不得手天意茫茫未知何日
厭亂附告一二以答蓋系

覆劉印渠中丞

頃奉惠書至爲佩慰此閒極望增兵而餉項大絀雖減兵而尙
不足以給逆黨救援安慶取勢在千里以外今雖勉強支撐未
弛安慶之圍而內地糜爛餉源日竭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狀
所幸局勢雖艱軍心未渙左季高以五千新集之師屢摧十倍
堅強之寇將來必能爲 國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多鮑諸軍

亦皆整嚴精勁蒸蒸日上或者得眾動天尚可挽回於萬一乎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台旌由華陽鎮經過敬候起居耳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侍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蘄黃之間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壘下而已請公不必帶兵赴蘄親臨行間二曰希菴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之希與成不可分爲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歸併希處三曰台旌宜逕還省城養病以慰眾心籌餉以圖可

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段斬黃付之希菴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走送送敘千萬千萬

覆毓中丞

前接惠緘言李金暘事未卽奉覆本日竇委員解張光照至夏委員解李金暘亦至弟飭委訊供卽行正法仍將應得之罪榜示於外錄呈台覽卽日當會列尊銜附片具奏李金暘在撫州吉安官紳士庶皆深惡之張光照未戰先逃不顧主將此次同正典刑當足愜乎人心之公安慶官軍圍攻如故鮑公圍赤岡嶺四賊壘三壘降者全行正法餘一壘尙負固堅守鮑公須待

狗逆來痛擊後始能移剿他處建德之賊因水大尙未至鄱陽
附告一二以慰塵注

覆葉介唐

頃接惠書知尊體違和急思卸篆以資調攝又以墨經從戎怒
若有不安於中者長言永歎形諸簡牘之外伏讀增歛尤用佩
仰古人所以嚴辨於此專問寸衷之有所利與否有所利則雖
合於經依於律而無解於內省之疚無所利則雖稽經誦律不
必盡符而有識可共信卽鬼神亦可共諒如胡宮保之三年金
革與閣下此次之強起從戎無論愚智皆知其毫無利益何必
介介於懷徒增鬱抑以琢天利而損遺體顧小名而失大孝願

卽日曠懷白玉一切委棄不問專意珍攝以保有用之身至囑
至囑

覆胡宮保

手教敬承一切會垣旣日尋干戈自非一二杙朽所能自衛台
旆卽以不回省爲是然蘄黃亦不可去或從希策仍駐太湖無
動爲大耳或從侍策移駐華陽人生行樂耳古人謂耳非佳語
此兩耳者則佳甚遠勝於蘄與省也尊恙服藥不效拙見以停
藥爲是卽欠餉六月亦不以置諸心他事更不問矣鮑公一軍
卽日當調之南渡由潯赴瑞稍塞江省之望鮑成破四壘仍請
閣下與揆帥會奏敝處不奏事已月餘矣

覆楊厚菴

專丁至接惠書代奏之件卽日當由驛拜發水師照料義不容辭惟戰守機宜素非所長又與前敵相距過遠應如何而免於疎失想閣下必籌慮周密也劉瑄林就擒大快人意水師營哨必應越級優保四壘之破潤帥推敵處主稿具奏國藩推秀潤主稿其擒拏劉逆始末請閣下分咨各處營官哨官應隨摺超保者亦請於咨末酌定春霆一軍竟不能不調援瑞州等處以慰江西官民之望擬日內飛牘調之

覆彭雪琴

淮揚水師九營已照會歸昌岐統領關防亦卽日刊發赤圍嶺

四賊壘鮑成圍攻八日并未收隊三壘出降全數殺之其一壘衝出亦經追殺淨盡逆首劉滄林爲水師所擒訊明支解函首送安慶以示賊眾大快人心現調鮑軍剿江西瑞州武甯義甯一帶成軍剿興國一帶上游添此兩軍江西湖北之腹地當有起色建德之賊入犯鄱陽任星元仍不可調之出江也

覆毓中丞

頃接惠書屬調衢州朱鎮一軍援剿瑞州方慮該軍有守祁門之責無以應命幸託閣下威福遠庇鮑軍在集賢關大捷因卽飛調鮑公統率全軍卽日由九江援剿瑞州以踐三月之原議鄂省亦調成鎮防剿興國崇通一帶并言不分畛域或剿江境

武甯義甯亦可雖此兩軍未能速到而究竟爭遲早不爭有無
瑞州武義一帶必有專支勁旅可恃矣

致張凱章

聞漳嶺失利黟縣淪陷峯禮各營棄去盧防實深憂灼所最慮
者祁休等處無銀無米恐軍心不固所可喜者雲崖已抵祁左
軍已至景鎮楊軍門水陸日內可攻池州餉銀三萬全至祁台
有此數端皆在十日之內或者軍心不遽渙散但望閣下堅守
休甯雲崖堅守祁門鎮定十日則必有轉機矣

覆鮑春霆

貴部百勝之師近因副左右營不甚得力新三營有黃州之挫

深以爲慮幸四壘攻破數千悍賊駢首就戮劉逆亦生擒支解
軍威大振士氣全伸再加休養兼旬元氣自可全復前所慮者
當無虞矣江西官紳士民望貴軍有如望歲祈卽日料理南渡
以慰豫章萬眾之心副中副後兩營聞黟縣失守恐難遽來到
九江時必可會合耳

覆劉馨室

嶺賊新破黟縣克復欣慰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
塞應可安嶺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
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盤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
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

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邗黟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楊厚菴

石埭太平之賊近日分犯各嶺竄陷黟縣各軍會攻克復城池池郡劉逆旣由建德竄入鄱境而石埭等賊又竄黟城池郡之賊或果無多乎周營官之札已發下但未載明營制敵處陸營

之制每哨百零六人合什長護勇散勇伙勇在內凡五百人一營者四哨之外加營官親兵六棚卽足額矣若四百人爲營或三百數十人爲營則止用三哨再加親兵數棚可也周萬暉添募六百數十人來示已派劉祥勝爲營官鄙意卽令劉祥勝招募三哨外親兵四棚共三百六十六人爲一小營周萬暉自添足九百三十三人爲一大營其薪水口糧令周具稟敝處批定可也發去營制營規二本祈閱後交周遵用大通釐金卽當下札恐只能二成耳貴部口糧之欠項太多刻刻懸系曰下實無力協撥亮之

覆李少荃

軍事日內略有起色赤岡嶺四賊壘我師圍攻兩旬傷亡至三千餘人之多軍興所未有也然四壘之賊全數就戮生擒逆目劉瑒林支解梟示於菱湖其數亦在三千以外差爲快意嶺賊竄陷黟縣亦大戰克之現飭鮑軍壹意內援由潯赴瑞無復牽綴之患僞忠一股或可次第掃除至入援之遲速鄙人亦微有權衡旣任艱鉅豈復敢避謗議顧餉並解左軍自無不可旣屬一體又係勁旅瘠此以肥彼可也况并不肥乎

覆張伴山姚秋浦

接惠書請左公分兵二千駐景鎮而自率大隊進駐屯溪敵處四月迭次函咨均是如此左公亦以爲然而至今未到則爲侍

逆所牽綴雨泥所阻滯也秋兒所策多與拙見相合而不善於
計算日期或將尋常旅人程期以爲師行之程期豈能符合金
華失守浙省緊急甯紹亦極可危張玉良豈能舍浙而赴徽且
聞張部甚不能戰而習氣十倍於徽防各軍江省地丁不能不
畱爲本省諸軍之需目下且挪用身釐但使吾不侵省之地丁
省不挪吾之身釐卽爲至幸亦屬至公新漕當於秋閒奏撥每
月五萬金責成黼堂徵解勝於營中催徵遠矣

覆胡宮保

興國不守此閒亦得水師稟報義武賊犯興國早在意中成胡
旣赴上游若歸併希軍則北岸兵力已厚若調南岸則儘足制

偽忠一股較之四月閒賊燄稍衰請公毋過憂靡狂吐不止殊
可驚懼或服藥偶有差失鄙意欲請公斷藥旬日靜驗病根卻
更醫之鮑軍進剿瑞州亦足稍掣義武興國之賊勢俟到華陽
鎮與公會晤後再定鮑軍進止何如

覆許仙屏

頃辱惠緘并賜書譜一冊謹拜嘉貺此閒軍事自四眼狗回撲
集賢關拊安慶官軍之背調集多鮑朱成各勁旅與之力爭狗
酋知難而退畱悍賊萬人以強半紮菱湖專通城賊以少半紮
關外專保來路舍弟以大圍包菱湖賊壘而鮑成攻關外四壘
八日未曾收隊遂得全數殲擒無一名漏網者有此一捷安慶

似有克復之望現調鮑軍由潯赴瑞援剿奉靖義武一帶冀清
腹地以裕餉源珂鄉重罹水火皆國藩調度無方苦我父老毒
我生靈拊衷內疚但求它處更無牽綴鮑軍入援計亦不久可
到賤軀平善久處危地徒友星散一一須親手料理往往廢閣
扁舟如織倘肯乘風過訪一敘闊悰企遲何已

覆左季高

接惠書知台旆將抵景鎮惟時嶺賊內犯黟縣失守雖旋經克
復而祁休大震軍無固志雄師一至景鎮軍民恃以不恐又可
轉危爲安欣幸曷已目下局勢仍請貴軍分紮景鎮婺源兩處
休息兩三月俟暑氣將退方議進取一則貴軍過於勞苦冒雨

多病必須大加將養二則景鎮婺源俟得倏失必須雄師久鎮
其間使百姓稍得安定疆土稍得堅凝三則景鎮有兵祁門不
孤婺源有兵休甯不孤庶徽州三縣不至棄以資賊來示謂由
湖口赴潯斷斷不可貴軍僅七千人防剿徽饒信三府二十一
縣之地願公毋再以潯湖爲慮以章門爲慮願力雖廣兵力卻
薄且姑斂兵歇暑保江西之北境固祁休之後路已屬莫大之
功况此二十一縣之中斷不能久無戰事哉至添募萬人之說
亦不可緩查詢近年成案屯溪之釐金茶捐景鎮之貨釐磁釐
婺源之丁釐鹽茶此三處者每月實不止三萬金請公自行派
員自行收放計萬人之餉已得大半再由江西糧台協解少許

則事濟矣閣下若慨然允許弟當一面咨請添足萬人一面咨
明以景鎮釐金由貴處派員經收此事弟思之至熟幸毋遲疑
賊已破興國通山二縣鄂垣岌岌希菴自率六營晉省料理城
守根本當可無虞潤帥自太湖拔營弟擬至華陽鎮與之相會
并約鮑春霆來一會霆營或赴江西剿瑞奉義武之賊或隨潤
帥剿興冶二通之賊俟晤潤帥再行商酌

覆胡宮保

鄂中連陷數屬賊固不可輕視防軍亦實不足恃目下補救之
方總不宜分兵沅主圍懷禮主擊援希統成胡防剿一岸公挾
鮑軍防剿一岸金仍攻德劉仍攻隨只要此六軍全無挫失鄂

事終不至大壞耳

覆江良臣

柏防穩固洪禾各嶺亦俱肅清實深欣慰現既同紮一處同辦一事不必分別楚軍徽防名目凡能保固防所者皆勁兵也凡防所營壘被陷者皆弱兵也嗣後請閣下徧告諸軍士卒不准分別楚軍徽防名目卽公牘亦不准分稱貴部紮於洪禾嶺卡者請卽撤下紮於柏溪以後不主守嶺專主守營如各處平原與賊相拒者皆終年守營並無守嶺之說也

覆李少荃

兩次惠緘敬悉一切鮑公攻破四壘後卽拔行入援因江濱處

處隔水繞道由潛山太湖至武穴渡江計程千有餘里斷難迅
速然此外別無捷徑左帥全軍至景德鎮石門建德之賊聞已
退避一則畏左公之軍威二則因楊軍門攻池州急謀回救也
古賴犯黠之賊亦經張唐諸軍併力卻之當可少安須與梅小
巖能速來甚妙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
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
去年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險疑君有曾子避越
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徧身熱毒內
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
旆速來相助爲理小巖而外尚擬添請五六人分手辦理庶事

無停格而人得更休耳

覆江良臣

徽州收復喜出望外同深慶慰惟復徽尚易守徽極難現在唐桂生四營已進休城婁副將兩營歸併鮑處漁亭全無一營實不放心特咨請貴軍移駐漁亭并將大洪禾戍各嶺防兵一概帶去庶漁防兵力較厚徽休兩城之糧路不致中梗惟弟相隔甚遠就目下軍情而論究竟柏溪與漁亭兩處孰重尚不深知請閣下與雲崖熟商如果漁亭可保無事則柏溪與洪禾各防兵紮住不動亦係穩着弟以漁亭爲重者以其爲徽休之糧路所必經也特此緘商乞卽詳復

覆左季高

謝恩一事本應尊處專摺具陳會典載京卿在外者四品以下列銜在督撫之後三品以上列銜在督撫之前閣下以三品卿出辦軍務又係謝賜物之恩實無咨請代奏之理此次業已咨來不欲紛紛往返只得照咨繕發以彰閣下謙謹之德徽郡竟得收復喜出意外揆度賊情或偽侍王全股將竄擾浙甯甯紹一帶調徽賊守金華蘭谿乎抑楊七麻將援江北調徽賊守甯國乎第收徽甚易守徽甚難凱章四千人現駐徽城唐桂生二千人進駐休甯漁亭並無一軍係徽休糧米必經之路極不放心前咨請尊處撥兩三營赴漁亭協防現在徽郡地面太

寬非兩三營所能爲力應請閣下撥四千或三千人卽日馳赴
漁亭休黟一帶以保要區屢次緘商貴軍分駐景鎮婺源兩處
茲大局已變改請以三千人守漁休四千人守景德鎮浮梁並
請閣下至嶺內親莅徽州等處察看一番經略布置俾各軍有
所遵循弟俟安慶克後亦當赴徽州籌商一切建德之賊爲貴
部所破賊甚驚慌若能卽日掃蕩此股則請梅村由桃樹店徑
出祁門免回景鎮往返亦可少息兵力敵處擬於華陽鎮借撥
數千金速濟建德貴軍但不能多耳

覆張凱章

黟縣之役賊匪盡銳入犯我軍當兵疲餉絀之際深慮人心渙

散全局決裂賴閣下訓練有素士卒用命而唐軍亦隨同苦戰克城保嶺轉危爲安此非常之功不特皖南暫有轉機卽大局亦有裨益佩慰曷已目下貴軍守徽唐軍守休漁亭爲徽休糧運必經之路無營防守深爲可慮國藩咨調江軍門全軍暫紮漁亭又請左京堂派三千人久駐漁亭想不日可到請閣下再函催左公速行派來徽休漁祁及景德鎮五處皆勁兵可戰可守皖南之事必大有起色貴營勇夫缺餉太久辛苦太甚前此修整休城此次修整歙城備極勞勩僅犒千金菲薄已甚卽曰當備千金派人送徽以表微意賊退之後城中不免臭穢務須認真薰洗掃除或燒大黃以辟疫氣令弟所帶千人敝處今日

又加札催調以厚兵力關防俟刊就後專人送上此聞諸事平安建德之賊下退青陽安慶城賊米糧極缺若能擊退援賊克城之期當亦不遠

覆姚秋浦

接惠書因漁亭空虛暫畱婁熊兩營在祁門斟酌緩急極費苦心弟亦深以漁亭無營爲慮故咨調江軍門全軍暫紮又咨撥左軍三千人久駐想不久即可到防雲崖在祁守尙有餘縱使柏溪洪禾有警亦尙無妨請閣下卽催江軍門迅移漁亭以保徽休糧路靈營久離統領心在彼而身在此其勇丁十分不願應請卽令婁熊兩將迅由湖口九江歸併鮑軍以安其心而作

其氣

覆毓中丞

閩汀之賊陸續由建昌之東竄往河口而出似是歸併浙股之局撫建幸無疎虞養素儘可不回東路且在贛江以西遏狂氛而定人心至以爲慰鮑軍自安慶拔營沿途阻雨隔水遲滯殊甚又徇宿松紳民之請便道攻剿宿松黃梅之賊多都護亦思少畱鮑軍遙爲聲援鮑公亦思少畱旬日成克復之大功濡滯不進使弟不特失信於江省並失信於鄂省蓋鄂中亦深望鮑軍南渡剿辦興國一帶也然果能克復安慶鮑軍雖少遲旬日再渡南岸亦尙有裨於大局日內愁霖不止未審天意究何如

耳徽州克復意外之喜若將徽休漁祁四處守住建德再設一枝防兵則江西北境永無邊患目下凱章兵力太單深爲可慮乞閣下卽飭張副將運桂管帶千人迅赴徽州至感至禱省垣如嫌空虛可將劉勝祥生米二營調回今年大水盛漲生米得礮船數號卽足扼紮不須陸兵也弟在江省最久如此大水處處汪洋賊實不能近省以閣下之鎮定輔以德甫之老於戎行輔堂之和輯文武想必可萬全無患惟腹地久不肅清東路之賊梭不斷而大水日增將成奇災縱能克復安慶餉項亦萬不能支言念及此憂心如焚